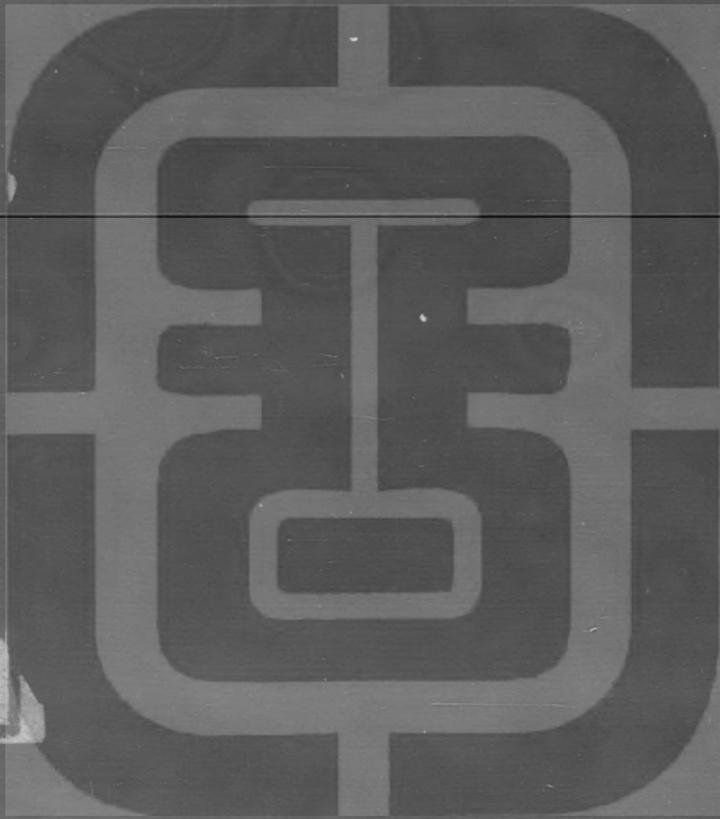


前漢書



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三

前漢書八十三

薛宣字贛君東海郟人也

師古曰贛音貢郟音談

少為廷尉書佐

都船獄吏後以大司農斗食屬察廉補不其丞

師古曰斗食者

標少一歲不滿百石計日以

琅邪太守趙貢行縣

師古

日行音下更

反其下亦同見宣甚說其能

師古曰說讀曰悅從宣歷行屬縣

師古曰以

還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贛君至丞相我

兩子亦中丞相史察宣廉遷樂浪都尉丞

師古曰趙貢

是也樂音

幽州刺史舉茂材為宛句令

師古曰樂浪屬

所舉也宛音於

大將軍王鳳聞其能薦宣為長安令

果有名以明習文法詔補御史中丞是時成帝初即位

嘉靖八年刊

前漢書卷五十三

宣為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上疏曰陛下至德仁

厚哀閔元元躬有日仄之勞而亡佚豫之樂師古曰

篇齊文王之德曰至于日中及弗皇暇允執聖道刑罰

惟中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

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

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師古曰刺史所察本

事信意舉劾妄為苛刻也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

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

量力師古曰言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衆庶是故

鄉黨闕於嘉賓之懽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

厚師古曰勞音郎到夫人道

不通則陰陽否師古曰否閉也音和氣不興未必不

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師古曰小雅伐木之

紀餱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

申師古曰申束也謂約束也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

道唯明主察焉上嘉納之宣數言政事便宜舉奏部刺

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師古曰稱舉也

也繇是知名出為臨淮太守政教大行會陳留郡有大

賊廢亂師古曰廢亂者上徙宣為陳留太守盜賊禁止

吏民敬其威信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始高陵令

揚湛標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業

案不能竟師古曰雖每案案及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

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宣

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廼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師古曰

書於簡牒也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為疑於主

守盜孟康曰法有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

不忍相暴章師古曰依當時律條故密以手書相曉欲

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師古曰伸眉言無憂也且

官即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為君分明之師古曰記謂所

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湛即時解印綬付吏師古曰

謝宣終無怨言而標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獨

移書顯責之曰告標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

使千人以上師古曰道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為非法師古

讀日師古曰證驗以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耻辱儒士師古

日游本因薦舉得官而故使掾平鑄令如淳曰平鑄教

也晉灼曰主常為光武鑄說其將師此謂徐以微言鑄

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令詳思之方調守師古曰

人曰代游得檄亦解印綬去又頻陽縣北當上郡西

河為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
遷未嘗治民職不辨而栗邑縣小辟在山中辭古曰辟

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實又郡用事吏為樓煩長舉茂

材遷在栗宜即以令奏賞與恭換縣師古曰時令條有

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勉之曰昔孟

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勝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

子之道焉可憮也蘇林曰憮同也兼也晉灼曰憮音誣

同所守各異唯聖人為能體備之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師古

言端拱無為而願勉所職卒功業宣得郡中吏民罪名

輒召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

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

歸恩受戒者宣為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比皆有

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師古曰愛人而安利也池陽令舉廉吏獄

掾王立府未及召聞立受囚家錢宣責讓縣縣案驗獄

掾廼其妻獨受繫者錢萬六千受之再宿獄掾實不知

掾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所舉廉吏獄掾王

立家私受賕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甚可閔

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師古曰以府掾

史素與立相知者皆予送葬及日至休吏師古曰冬復

官事數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宜出教曰蓋

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又嘗雖有公
 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察
 里壹夫相樂師古曰壹夫謂一為斯亦可矣扶慙愧官
 屬善之宣為人好威儀進止雍容甚可觀也性密靜有
 思思省吏職求其便安師古曰下至財用筆研皆為設
 方各利用而省費吏民稱之郡中清靜遷為少府共張
 辨師古曰共讀曰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月餘御中大夫于永卒谷永
 上疏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
 不曠故臯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御史大夫內承本朝
 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

今當選於群卿以充其缺得其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說

服不得其人則大職墮斃王功不興師古曰墮毀也斃

斃音丁虞帝之明在茲壹舉可不致詳竊見少府宣材

茂行繫達於從政前為御史中丞執憲轂下師古曰言

轂之不吐剛茹柔師古曰大雅烝民之詩云惟仲山甫

食也音舉錯時當出守臨淮陳留二郡稱治為左馮翊

崇敬養善威德並行衆職修理姦軌絕息辭訟者歷年

不至丞相府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文穎曰減三

也功效卓爾自左內史初置以來未嘗有也師古曰馮

史之地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先考績功課簡在

兩府

師古曰簡大也亦曰明也兩府丞相御府也

不敢過稱以奸欺誣之臯

師古曰過稱謂踰其實而妄稱譽之也奸犯也音干

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

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

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

師古曰自從也召南羔羊之詩美在位皆節儉

正直其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言卿大夫履行清絜減退膳食率從公道也宣無私黨游說

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虛之

譽是用越職陳宣行能唯陛下留神考察上然之遂以

宣為御史大夫數月代張禹為丞相封高陽侯食邑千

戶宣除趙貢兩子為史貢者趙廣漢之兄子也為史亦

有能各宜為相府辭訟例不滿萬錢不為移書後皆遵

用薛侯故事然官屬譏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時天

子好儒雅宣經術又淺上亦輕焉久之廣漢郡盜賊蜂

起丞相御史遣掾史逐捕不能克上乃拜河東都尉趙

護為廣漢太守以軍法從事數月斬其渠帥鄭躬降者

數千人迺平會邛成太后崩喪事倉卒吏賦歛以趨辦

師古曰邛成太后宣帝王皇后也趨讀曰趣言苟取辦

其後上聞之以過丞相御

史遂册免宣曰君為丞相出入六年忠孝之行率先百

僚朕無聞焉

師古曰不聞其有此行也

朕既不明變異數見歲比不

登倉廩空虛百姓饑饉流離道路疾疫死者以萬數人

至相食盜賊並興群職曠廢是朕之不德而股肱不良

也迺者廣漢羣盜橫恣殘賊吏民朕側然傷之數以問君君對輒不如其實西州隔絕幾不為郡師古曰隔與

依三輔賦歛無度酷吏並緣為姦師古曰並音步永反侵擾百姓

詔君案驗復無欲得事實之意九卿以下咸承風指同

時陷于謾欺之辜咎繇君焉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有音莫干反繇讀與由同

司法君領職解媢師古曰法謂據法以劾也解讀曰媢與慢同開謾欺之路

傷薄風化無以帥示四方不忍致君子理其上丞相高

陽侯印綬罷歸初宣為丞相而翟方進為司直宣知方

進名儒有宰相器深結厚焉後方進竟代為丞相思宣

舊恩宣免後二歲薦宣明習文法練國制度前所坐過

薄可復進用上徵宣復爵高陽侯加寵特進位次師安

昌侯給事中視尚書事宣復尊重任政數年後坐善定

陵侯淳于長罷就第初宣有兩弟明脩明至南陽太守

脩歷郡守京兆尹少府善交接得州里之稱後母常從

脩居官宣為丞相時脩為臨菑令宣迎後母脩不遣後

母病死脩去官持服宣謂脩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

相駁不可師古曰駁者執意不脩遂竟服繇是兄弟不

和父之哀帝初即位博士申咸給事中亦東海人也咸

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前以不忠孝免不宜復列

封侯在朝省宣子况為右曹侍郎數聞其語昧容揚明

欲令創厥面目使不居位師古曰創謂傷之也音初良反其下並同會司隸

缺况恐咸為之遂令明遮斫咸宮門外斷鼻脣身八創

事下有司御史中丞眾等奏况朝臣父故宰相再封列

焦不相養水化而骨肉相疑疑咸受脩言以謗毀宣咸

所言皆宣行迹眾人所共見公家所宜聞况知咸給事

中恐為司隸舉奏宣而公令明等迫切宮闕要遮創戮

近臣於大道人眾中欲以鬲塞聰明杜絕論議之端桀

黠無所畏忌萬眾護誣流聞四方不與凡民忿怒爭鬪

者同臣聞敬近臣為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師古曰

則下車見路馬則撫式君畜產且猶敬之春秋之義意

惡功遂不免於誅師古曰遂成也言功遂成也上浸之源不

可長也師古曰浸近也言傷我大臣有所逼近也浸况

首為惡明手傷功意俱惡孟康曰手傷人為功皆大不

敬明當以重論及况皆弃市廷尉直以為律曰闕以月

傷人完為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詔書無以

詆欺成罪也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瘡者與

瘡人之罪鈞惡不直也應劭曰以杖手毆擊人剥其皮

瘡瘡遇人不以義為不直雖見毆與咸厚善脩而數稱

毆人罪同也師古曰瘡音多瘡音鮪况以故

宜惡流聞不諛不可謂直師古曰言咸為脩而不直

傷咸計謀已定後聞置司隸因前謀而趣明師古曰

嘉靖八年刊

非以恐威為司謀故造謀也本爭私變雖於掖門外傷
威道中與凡民爭鬪無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古今之
通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至於
刑罰不中刑罰不中而民無所錯手足今以況為首惡
明乎傷為大不敬公私無差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師古曰原
謂尋其原況以父見謗發忿怒無它大惡加詆欺輯小
過成大辟師古曰輯與臨死刑違明詔恐非法意不可
施行聖王不以怒增刑明當以賊傷人不直師古曰以
況與謀者皆爵減完為城旦師古曰以其身有爵後故
同謀之人止以問公卿議臣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以

宋議是將軍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況竟滅

罪一等徒敦煌宜坐免為庶人歸故郡卒於家宣子惠

亦至二千石始惠為彭城令宣從臨淮遷至陳留過其

縣橋梁郵亭不脩師古曰郵行書之舍亦如今宣心知

惠不能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師古曰處安

之具也解觀視園菜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治縣不

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

宣不教戒惠更職之意師古曰老自出其宣笑曰吏道

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

也眾人傳稱以宣言為然初宣後封為侯時妻死而敬

嘉靖八年刊

前漢書五十三

武長公主寡居上令宣尚焉及宣免歸故郡公主留京
師後宣卒主上書願還宣葬延陵奏可況私從敦煌歸
長安會赦因留與主私亂哀帝外家丁傳貴主附事之
而疏王氏元始中莽自尊為安漢公主又出言非莽而
況與呂寬相善及寬事覺時莽并治況發揚其罪使使
者以太皇太后詔賜主藥主怒曰劉氏孤弱王氏擅朝
排擠宗室且嫂何與取妹披挾其閨門而殺之師古曰敬武公
正宣帝女也故謂元后為姊披發也挾挑也與讀曰豫
豫平也言此事不干於姊也挾音古穴反挑音它凋反
使者迫守主師古曰遂飲藥死況梟首於市白太后
云主暴病薨太后欲其喪莽固爭乃止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家貧少時給事縣為亭長好客

少年捕搏敢行師古曰好賓客及少年稍遷為功曹仇

俠好交師古曰仇健也音咄浪反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是時前將

軍望之子蕭育御史大夫萬年子陳咸以公卿子著材

知名博皆友之矣時諸陵縣屬太常博以太常掾察廉

補安陵丞後去官入京兆厯曹史列掾出為督郵書掾

所部職辦郡中稱之而陳咸為御史中丞坐漏泄省中

語下獄博去吏問步至廷尉中師古曰去吏自解職也

問步謂步行而伺間隙以候伺咸事成掠治困篤博詐得為醫入獄得見咸具

知其所坐罪博出獄又變姓名為咸驗治數百師古曰

謂被掠

嘉靖八年九月
朱博傳五十三

也卒免咸死罪咸得論出而博以此顯名為郡功曹久之成帝即位大將軍王鳳秉政奏請陳咸為長史咸薦蕭育朱博除莫府屬鳳甚奇之舉博櫟陽令徙雲陽平陵三縣以高第入為長安令京師治理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師古曰更歷也音正衡反及為刺史行部師古曰行音下更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廼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師古曰趣讀曰從既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敕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師古曰丞尉皆黃綬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

詣治所師古曰治所刺其

為吏所免及言盜賊辭訟

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師古曰從事

屬委博駐車決遣四五百

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

小意博應事變廼至於此後

博徐問果老從事教民聚

博殺此吏州郡畏博威嚴

徙為并州刺史護漕都尉

徙琅邪太守齊部舒緩養名

師古曰言齊人之俗其性遲緩多自高大以養名聲

何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

卧師古曰右曹上曹也移書言病也一日以病而

初謂移博問其故對言惶恐

師古曰言懼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廼敢

起就職博奮髯抵凡曰師古曰髯頰毛也音紙觀齊兒欲以此

為俗邪廼召見諸曹史書佐

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

嘉靖八年刊

出教置之師古曰皆新補皆斥罷諸病吏白中走出府

門郡中大驚頃之門下掾師古曰以此贛老生不習吏禮

拜起舒運博出教主簿師古曰以此贛老生不習吏禮

主簿且教拜起閑習廼止又教功曹官屬多襲衣大袒

師古曰袒音不中節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博

尤不愛諸生所至郡輒罷去議曹曰豈可復置謀曹邪

文學儒吏時有奏記稱說云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

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立宗生所言聖人道何也師古曰

不能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為陳說之其折逆人如此

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史禮節如楚趙吏博治郡常令

屬縣各用其豪傑以為大吏文武從宜師古曰各因縣

有劇賊及它非常博輒移書以詭責之其盡力有效必

加厚賞懷詐不稱誅罰輒行師古曰以是豪強懾服師

日懾音如慕縣有羣輩八人報仇廷中皆不得師古曰

之中報仇殺人而長吏自繫書言府賊曹掾史自白請

至姑幕事留不出功曹諸掾即皆自白復不出於是府

丞詣閤博通見丞掾曰以為縣自有長吏府未嘗與也

丞掾謂府當與之邪師古曰與閤下書佐入博口占檄

文曰師古曰隱度其言口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不得

有書師古曰言已得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餘

如律令師古曰游徼職主捕盜賊故云如律令王卿得救惶怖親屬失色

晝夜馳騫十餘日間捕得五人博復移書曰王卿憂公

甚效檄到齋伐閱詣府師古曰伐功勞也閱所經歷也部掾以下亦可

用漸盡其餘矣師古曰部掾也其操持下皆此類也以高

第八守左馮翊滿歲為直其治左馮翊文理聰明殊不

及薛宣需多武譎網絡張設少愛利敢誅殺師古曰言少仁愛而

不能便利於人然亦縱舍時有大貨師古曰縱放也舍置也貨謂寬假於下也音吐戴反

下吏以此為盡力長陵大姓尚方禁師古曰姓尚方名禁少時嘗

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

聞知以它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癩師古曰癩創痕也博音盤痕音胡思反

辟左右問禁師古曰問詰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師古曰

其得被斫之情狀叩頭服狀博咲曰大丈夫固時有是師古曰

之事人所不免馮翊欲洒脚趾技拭用禁師古曰技拭摩也酒音先禮反技音文粉

反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師古曰言博因救盡死力也

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師古曰不令泄技我之言而外有便宜之事為善也

以言於博因親信之以為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它

伏姦有功效博懼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閣數

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積受取一錢以止無得有

所匿師古曰自盡罪前欺謾半言斷頭矣功曹惶怖莫自

疏姦賊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廷令就席受成自

嘉靖八年九月

改而已殺乃使削所記遺出就職功曹後當

蹉跌師古曰蹉音徒博遂成就之師古曰言遷為大

司農歲餘坐少法左遷獲為太守先是南蠻若兒數為

寇盜師古曰若兒音若博厚結其昆弟使為反間襲殺之

日簡音反郡中清徙為山陽太守病免官復徵為光祿大

夫遷廷尉職典決疑當獄平天下獄博恐為官屬所誣

視事召見正監典法掾矣謂曰廷尉本起於武吏不通

法律幸有眾賢亦何憂然廷尉治郡斷獄以來且二十

年亦獨耳剽日父師古曰剽劫也猶言三尺律令人事

出其中師古曰言可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

議難知者數十事持以問廷尉得為諸君覆意之如

欲用意覆之不近法正監以為博苟強意未必能

然即其條白焉博皆召掾史並坐而問為平處其輕重

十中八九師古曰中音仲反官屬咸服博之疏略材過人也每

遷徙易官所到輒出奇譎如此以明示下為不可欺者

久之遷後將軍與紅陽侯立相善立有罪就國有司奏

立黨友博坐免後歲餘哀帝即位以博名臣召見起家

復為光祿大夫遷為京兆尹數月起為大司空初漢興

襲秦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至武帝罷太尉始置大

司馬以冠將軍之號非有印綬官屬也及成帝時何武

為九卿建言古者民樸事約古曰立此議而國之輔

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各有分職師古曰則

法也三光日月星也分音扶問反今末俗之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

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宜

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功效其後上

以問師安昌侯張禹禹以為然時曲陽侯王根為大司

馬票騎將軍而何武為御史大夫於是上賜曲陽侯根

大司馬印綬置官屬罷而不騎將軍官以御史大夫何武

為大司空封列侯皆增奉如丞相以備三公官焉師古曰奉

音扶議者多以為古今異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

皆不同於古而獨改三公職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是

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植樹常

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鳥鳥去不

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師古曰史言此者著御後二歲餘

宋博為大司空奏言帝王之道不必相襲各繇時務高

皇帝以聖德受命建立鴻業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與

正法度以職相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歷載二百年

天下安寧今更為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故事

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

夫低職者為丞相位次有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

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為丞相也師古曰更讀舊
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為大司空官可能復置御史
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以御史大夫為百僚率哀帝
從之迺更拜博為御史大夫會大司馬喜免以陽安侯
丁明為大司馬衛將軍置官屬大司馬冠號如故事後
四歲哀帝遂改丞相為大司徒復置大司空大司馬焉
初何武為大司空又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古選諸侯賢
者以為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也所以廣聰
明燭幽隱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統選第
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

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
重不相準失位次之序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
制奏可及博奏復御史大夫官又奏言漢家至德溥大
宇內萬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
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為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
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師古曰勸功也前丞相
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
缺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勞陵夷姦軌
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奏可博為人廉儉不好
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杯

寢早起夢希見其面有一女無男然好樂士大夫為郡
守九卿賓客滿門欲仕宦者薦舉之欲報仇怨者解劍
以帶之其趨事待士如是博以此日立然終用敗初哀
帝祖母定陶太后欲求稱尊號太后從弟高武侯傳喜
為大司馬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持正議孔鄉侯
傳晏亦太后從弟調諛欲順指會博新徵用為京兆尹
與交結謀成尊號以廣孝道繇是師丹先免博代為大
司空數燕見奏封事言丞相光志在自守不能憂國大
司馬喜至尊空親阿黨大臣無益政治上遂罷喜遣就
國免光為庶人以博代光為丞相封陽鄉侯食邑二千

戶博上書讓曰故事封丞相不滿千戶而獨臣過制誠

慙懼願還千戶上許焉傳太后恐傳喜不已使孔鄉侯

晏風丞相令奏免喜侯師古曰風讀曰諷博受詔與御史大夫

趙玄議玄言事已前決得無不宜師古曰得無博曰已猶言無乃也

許孔鄉侯有指匹夫相要尚相得死何況至尊博唯何

死耳玄即許可博惡獨斥奏喜以故大司空汜鄉侯何

武前亦坐過免就國師古曰汜音凡事與喜相似即并奏喜武

前在位皆無益於治雖已退免爵土之封非所當得也

請皆免為庶人上知傳太后素常怨喜疑博玄承指即

召玄詣尚書問狀玄辭服有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

雜問宣等劾奏博宰相玄上卿晏以外親封位特進朕

肱大臣上所信任不思竭誠奉公務廣恩化為百寮先

皆知喜武前已蒙恩詔決事更三赦師古曰詔已罷官

音工博執左道虧損上恩以結信貴戚背君鄉臣師古

讀曰傾亂政治姦人之雄附下罔上為臣不忠不道玄

知博所言非法枉義附從大不敬晏與博議免喜失禮

不敬臣請詔謁者召博玄且詣廷尉詔獄制曰將軍寧

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上議郎議右將軍蟜望等四

十四人師古曰以為如宣守言可許諫大夫龔勝等十

四人以為春秋之義故以中君常刑不舍魯大夫叔孫

僑如欲顯公室譖其族兄季孫行父於晉晉執囚行父

以亂魯國春秋重而書之師古曰僑如叔孫宣伯也行

之毋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使告晉曰魯之有季孟

歸必畔矣晉人執文子于若丘事在成十六年今晏

放命圮族干亂朝政要大臣以罔上本造計謀職為亂

階師古曰此引詩小雅巧言之宜與博玄同罪罪皆不

道上減玄死罪三等削鬣戶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召丞

相詣廷尉詔獄博自殺國除初博以御史為丞相封侯

鄉侯玄以少府為御史大夫並拜於前殿廷登受策有

贊曰薛宣朱博皆起佐史歷位以登宰相宜所在而治
為世吏師及居大位以苛察失名器誠有極也博馳騁
進取不師道德已亡可言師古曰言其事行不足可道也又見孝成之
世委任大臣假借用權世主已更好惡異前後附丁傳
稱順孔鄉師古曰稱副也副其所求而順其意也稱音尺孕反事發見詰遂陷誣
罔辭窮情得仰藥飲鴆師古曰仰藥謂前頭而飲藥也孔子曰久矣哉
由之行詐也博亦然哉

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三終

前漢書八十三

翟方進傳第五十四

前漢書八十四

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家世微賤至方進父翟
公好學為郡文學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給事太守
府為小史號遲頓不及事師古曰頓數為掾史所詈辱
方進自傷適從汝南蔡父相問已能所宜師古曰言能
謝蔡父大奇其形貌謂曰小史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
努力為諸生學問方進既厭為小史聞蔡父言心喜因
病歸家辭且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
安織履以給方進讀經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
習徒眾日廣諸儒稱之以射策京中科為郎二三歲舉明

經遠謫郎是時宿儒有清河胡常與方進同經常為先
進名譽出方進下心言其能論議不在方進方進知之
侯何常入都授時集註曰方進道問下諸生至當
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方進之宗
讓已內不自得其後居士大夫之間未嘗不稱述方進
遂相親友河平中方進轉為博士數年遷朔方刺史居
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亦有威名再二奏事師古曰
盡舉奏事遷為丞相司直從上甘泉行馳道中司隸校
尉陳慶劾奏方進沒入車馬既至甘泉宮會殿中慶與
廷尉范延壽語時慶有意初自道行事以贖論師古曰

時時行事有今尚書持我書來當於此決前我為尚書

時嘗有所奏事忽忘之留六餘師古曰言此者其尚方

進於是與劾慶曰案慶奉以刺舉大臣故為尚書知機

事周密壹統明主躬親不用讀曰慶有罪未伏誅

無恐懼心豫自設不坐之也又暴揚尚書

事言遲疾無所在虧損聖心之聰明奉詔不謹皆不敬

師古曰能自不坐又言無臣謹以劾慶坐免官

會此地造尚為表渠長所佃也

長取其母與殺猪連繫都亭下也

第會會客自稱司隸據長安縣尉殺表渠長妻子六人

二丞相御史請遣掾史與司隸校尉部刺史并力逐捕
察無狀者師古曰無狀謂請高也奏可司隸校尉海
奏言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之上尊王命也臣
幸得奉使以督察公卿以下為職今丞相宣請遣掾史
以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師古曰謂丞相掾史為
官而位為士也奉使師古曰謂丞相掾史為甚諄逆順之理師古曰謂丞相掾史為宣本
不師受經術因事以立姦威案浩商所犯一家之禍耳
而宣欲專權作虜乃害于乃國不可之大者師古曰周
臣之有作福作威乃凶于願下中朝特進列侯將軍以
下正國法度議者以為丞相掾不宜移書督趣司隸師

會浩商捕得伏誅家屬徙合浦故導司隸校尉

位在司直下初除謁兩府師古曰丞相及御史也其有所會居中

二千石前與司直並迎丞相御史初方進新視事而涓

勳亦初拜為司隸不肯謁丞相御史大夫後朝會相見

禮節又倨師古曰倨傲也方進陰察之勳私過光祿勳辛慶忌

又出逢帝舅成都侯商道路下車立額過廼就車師古曰額

也於是方進舉奏其狀因曰臣聞國家之興尊尊而敬

長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師古曰言王道綱紀以春

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丞相進見聖主

御坐為起在輿為下師古曰舊漢儀云皇帝見丞相起

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起起立

乃坐皇帝在道丞相迎謁謁者贊羣臣宜皆承順聖化

以視四方師古曰視勲吏二千石幸得奉使不遵禮儀

輕謾宰相賤易上卿師古曰謾讀與慢而又詘節失度

邪調無常師古曰調古諂字也私過辛慶色厲內在墮

國體亂朝廷之序不宜處位臣請下丞相免勲時大中

大夫平當給事中奏言方進國之司直不自敕正以先

羣下前親犯今行馳道中司隸慶平心舉劾方進不自

責悔而內挾私恨伺記慶之從容語言以詆欺成罪師古

曰從音後丞相宣以一不道賊請遣掾督趣司隸校尉

七容反如淳曰律殺不辜一家三人為不道司隸校尉勲自奏暴於朝廷今方進

復舉奏勲議者以為方進不以道德輔正丞相苟阿助

大臣欲必勝立處宜抑絕其原勲素行公道姦人所惡

可少寬假使遂其功名上以方進所舉應科不得用逆

詐廢正法遂貶勲為昌陵令方進旬歲間免兩司隸師古

曰旬德也猶也旬歲猶言朝廷由是憚之丞相宣其器

重為常議掾史謹事司直翟君必在相位不久是時起

昌陵營作陵邑貴戚近臣子弟賓客多辜權為姦利者

師古曰權專也辜推者言紀方進部掾史覆案發大姦

自辜之也忘人取者紀方進部掾史覆案發大姦

為京兆尹持璽案覆京師吳之時胡常為青州刺史聞

之與方違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為京兆能則恐有所不
宣宣謂古曰言會此方進心知所謂其後少苑成嚴居官
三歲未始二年遷御史大夫數月會丞相薛宣坐廣漢
盜賊羣起及太皇太后喪時三輔吏並徵發為喪免為
庶人方進亦坐為京兆尹時奉喪事煩擾百姓左遷執
金吾二十餘日丞相官缺羣臣多舉方進上亦器其能
遂擢方進為丞相封高陵侯食邑千戶身既富貴而後
母尚在方進內行脩飾供養甚篤及後母終既葬三十
六日除服起視事以一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古
曰漢制自文帝遺詔之後國家遵以為常大功十五日
小功十四日如麻七日方進自以為大臣故云不敢踰制

為相公絜請託不行郡國持法刻深舉奏牧守九卿峻
文深詆中傷者尤多如陳咸朱博蕭育逢信孫闕之屬
皆京師世家以材能少歷牧守列卿知名當世而方進
特立後起十餘年間至宰相據法以彈咸等皆罷退之
初咸最先進自元帝初為御史中丞顯名朝廷矣成帝
初卽位擢為部刺史歷楚國北海東郡太守陽朔中京
兆尹王章譏切大臣而薦琅邪太守馮野王可代大將
軍王鳳輔政東郡太守陳咸可御史大夫是時方進甫
從博士為刺史云後方進為京兆尹咸從南陽太守入
為少府與方進後善先是逢信已從高弟郡守歷京兆

太僕為衛尉矣官簿皆在方進之右

師古曰簿謂代閱也簿音主簿之簿

及御史大夫缺三人皆名卿俱在選中而方進得之會

丞相宣有事與方進相連上使五二千石雜問丞相御

史晉灼曰大臣獄重故以成詰責方進與其處方進

心恨初大將軍鳳奏除陳湯為中郎與從事師古曰每有政事皆

與謀之而行也鳳薨後從弟車騎將軍音代鳳輔政亦厚湯逢

信陳咸皆與湯善湯數稱之於鳳音所久之音薨鳳弟

成都侯商復為大司馬衛將軍輔政商素憎陳湯白其

罪過下有司案驗遂免湯徙敦煌時方進新為丞相陳

咸內懼不安乃令小冠杜子夏往觀其意微自解說師古

曰解說猶今言分疏子夏既過方進知其指不敢發言居亡何

師古曰無何猶言無幾謂少時方進奏咸與逢信邪枉貪汙營私多欲

皆知陳湯姦佞傾覆利口不軌而親交賂遺以求薦舉

後為少府數饋遺湯信咸幸得備九卿不思盡忠正身

內自知行辟亡功效師古曰辟而官媚邪臣欲以徵幸

苟得亡恥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咸信之謂也

過惡暴見不宜處位臣請免以示天下奏可後二歲餘

詔舉方正直言之士紅陽侯立舉咸對策拜為光祿大

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咸前為九卿坐為貪邪免自知罪

惡暴陳依託紅陽侯之微立有司莫敢舉奏冒濁苟容

不顧恥辱不實來方正舉備內朝臣未勅
陽侯立選舉故不以實有詔免成勿効立後數年皇太
后姊子侍中衛尉定陵侯淳于長有罪上以太后故免
官勿治罪有司奏請遣長就國長以金錢與立之上封
亭為長求留曰陛下既託文以皇太后故蘇林曰託誠於詔文也
不可更有它計師古曰言直遣長就國後長陰事發遂下獄方進
効立懷姦邪亂朝政欲傾誤要主上狡猾不道請下獄
上曰紅陽侯朕之舅不忍致法遣就國於是方進復奏
立黨友曰立素行積為不義衆人所共知邪臣自結附
託為黨庶幾立與政事欲行其利師古曰與今立斥逐

就國所交結尤著者不宜備大臣為郡守案後將軍朱
博鉅鹿太守孫闓故光祿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相
與為腹心有背公死黨之信欲相攀援死而後已皆內
有不仁之性而外有偽材過絕於人勇猛果敢處事不
疑所居皆尚殘賊酷虐苛刻慘毒以立威而亡纖介愛
利之風師古曰愛利謂仁愛而欲安利人也天下所共知愚者猶惑孔子
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言不仁之人亡
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皆內懷姦猾國
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貴戚姦臣此國家大憂大臣
所宜沒身而爭也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善於君者

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鷂之逐

鳥爵也

師古曰事見左氏傳行父魯卿季文子也

翅翼雖傷不避也貴戚疆

黨之眾誠難犯犯之眾敵並怨善惡相冒

師古曰冒覆蔽也

臣

幸得備宰相不敢不盡死請免博閔咸歸故都以銷姦

雄之黨絕羣邪之望奏可成既廢錮復徙故郡以憂後

疾而死方進知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緣飭法

律號為通明相天子甚器重之奏事亡不當意內求人

主微指以固其位初定陵侯淳于長雖外戚然以能謀

議為九卿新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及長坐大逆

誅諸所厚善皆坐長免上以方進大臣又素重之為隱

諱方進內慙上疏謝罪詔骸骨上報曰定陵侯長已伏

其辜君雖交通傳不云立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君何疑

焉其專心壹意毋怠近設暴以自持方進迺起視事條

奏長所厚善京兆尹孫安若扶風蕭育刺史二千石以

上免二十餘人其見任如此方進雖受穀梁然好左氏

傳天文星歷其左氏則國師劉歆星歷則長安今田終

術師也

如淳曰劉歆及田終術二人皆受學於方進

厚李尋以為議曹為相

九歲綏和二年春災惑守心事奏記言應變之權君侯

所自明往者數白三光垂象變動見端

張晏曰九年之

勝側匿星守營室

山州未及理視患

張晏曰元延中

水不流山... 民人訛謔斥

常理所以示人... 三者既效

事感名者後... 可為寒心

康曰緩和元... 狼奪角弓

孤中... 金屋盧土

也... 逆度

明... 輔港火守舍

兵... 小星曰

土... 萬歲之期

度... 上無惻怛

下... 功下無推讓

也... 大責日加

近... 擇其中與

功... 所出會郎

上... 上迺召見

相... 相君有孔子

有... 有成惟君

疫... 疫漏死關

畫... 畫畫吏民

錯... 錯道路懷

妖... 妖妬其咎

嘉... 嘉靖八年

念周者壽國穀雖頗就百姓不足者尚哀前古歲郭未
能盡還夙夜未嘗忘焉朕惟往時之用與今一也

也百僚用度各有數君不量多少一聽羣下言用度

不足奏請一切增賦稅城郭墾及園田過更算馬牛羊

張良曰一切權時也墾城郭墾地國田入多益其稅也
自人為車取一人所轄常為之月用二千俟人直之謂

之過更又牛馬羊頭數出稅更于輸二
十也每古曰墾音大線反解法也食貨志增益鹽鐵變更

無常朕既不明隨奏許可後議者以為不便制詔下君

君云賣酒醪後請止未盡月復以奏議今賣酒醪朕誠怪

君何持容容之計無忠固意謂古曰容容將何以輔朕

帥道羣下而欲父蒙顯尊之位豈不難哉傳曰高而不

危所以長守貴也欲退君位尚未忍君其孰念詳計塞

絕姦原憂國如家務便百姓以輔朕朕既已改君其自

息強食慎職使尚書令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

處焉方進即日自殺如淳曰漢儀注有天地大變天下
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

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
相即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病聞上秘

之遣九卿無贈以丞相高陵侯印綬賜乘輿秘器少府

供張柱檻皆衣素師古曰柱屋柱也檻軒前
爾故也皆以白素衣之天子親臨

弔者數至禮賜異於它相故事師古曰漢書儀云丞相
有疾皇帝幸之

轎從西門入即竟移居第中事駕牲弔賜
具贈金葬地葬日公卿下會葬焉蓋曰丞相

長子宣嗣宣字太伯亦明經篤行君子人也及方進在

為關都尉南郡太守少子曰義義字文仲少以父任為
 郎稍遷諸曹年二十出為南陽都尉宛令劉立與曲陽
 侯為婚又素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行太守嘗行縣至
 宛丞相史在傳舍立持酒肴謁丞相史對飲未訖會義
 亦往外吏白都尉方至立語言自若須臾義至內謁徑
 入師古曰內謁猶今之通名也立廼走下義既還大怒陽以它事召
 立至以主守盜十金賊殺不辜部掾夏恢等收縛立傳
 送鄧獄師古曰鄧亦南陽之縣恢亦以宛大縣恐見奪奪
 白義可因隨後行縣送鄧立師古曰因太守行縣以義曰
 欲令都尉自送則如勿收邪師古曰言若都尉自送載

環宛市廼送師古曰環繞也音下串反吏民不敢動威震南陽立家

輕騎馳從武關入語曲陽侯曲陽侯白成帝帝以問

相方進遣吏教義出宛令宛人邑出吏還白狀方進曰

小兒未知為吏也其意以為獄當輒死矣師古曰謂其不知立

有所持技以自免脫後義坐法免起家四為弘農太守遷河內太

守善州教所居者名有風俗從為東都太守數歲平

帝崩至孝居攝義心惡之乃用太子師古曰太子上蔡陳豐曰新都

攝天子位號令天下故擇以示室幼稚者以為焉子傳

託周公輔成王之義且以師古曰言漸必獲漢家

其漸可見方今師古曰言漸無疆蕃天下傾首服從美

宗元打國難吾幸得備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受重
 恩善營為國言以安社稷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
 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行命不感死國埋名猶可以
 不惑於先帝相結而各立今欲殺之乃言從者子師
 如乃豐年十八勇壯許諾表遂與東郡都尉劉宇慶
 侯劉信信弟武平侯劉瓌結謀及東郡王孫慶素有惡
 略以朔兵法後在京師義也詐移書以重罪傳速慶師
 相進赴於是以九月都試口如淳曰太守都尉令長斬
 觀令文類曰觀縣各師因勅其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
 敢部署將帥嚴鄉侯信者昌平王雲子也雲誅死信兄

開明嗣為王薨無子而信子匡復立為王故義舉兵并
 東平立信為天子弟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以東平
 王傅蘇隆為丞相中尉臯丹為御史大夫移檄郡國言
 莽鴆殺孝平皇帝矯稱尊號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師
 曰共誦郡國皆震比王山陽衆十餘萬莽聞之大懼迺
 拜其黨親輕車將軍成武侯孫建為奮武將軍光祿勳
 成都侯王邑為虎牙將軍明義侯王駿為彊弩將軍春
 王城門校尉王况為重慶將軍師古曰春王長安城東
 宣平明莽宗伯忠孝臣劉宏為奮衝將軍中少府建威
 侯王昌為中堅將軍山郎將震先侯寶兒為奮威將軍

新古曰况凡七人自樞除關西人為校尉軍吏將關東

甲卒發奔命以擊義遂復以太僕武讓為積弩將軍屯

函谷關將作大匠蒙鄉侯遠並為橫壘將軍屯武關師古曰

日遠姓也並義和紅休侯劉歆為揚武將軍屯宛大保

後丞承陽侯甄邯為大將軍屯霸上師古曰丞常鄉侯

王燁為車騎將軍屯平樂館騎都尉王晏為建威將軍

屯城北城門校尉趙恢為城門將軍皆勒兵自備莽曰

抱孺子會群臣而稱曰昔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

祿父以畔師古曰祿父紂子也父讀曰肅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

古大聖猶懼此况臣莽之一子師古曰箝自羣臣皆

曰不遭此變不章聖德莽於是依周書作大誥師古曰武王崩

周公相成王而三監淮夷叛周公作大誥莽自比周公故依倣其事曰惟居攝二年十月

甲子攝皇帝若曰大誥道諸侯王三公列侯于汝卿大

夫元士御事應劭曰言以大道告於諸侯以下也御事主事也不弔天降喪于

趙傅丁董應劭曰趙飛燕傳太后丁太后董賢也洪惟

我幼冲孺子當承繼嗣無疆大歷服事師古也洪大也惟思也冲稚也

大思幼稚孺子當承繼漢家無竟之歷服行政事予未遭其明恧能道民於安

况其能往知天命師古曰予莽自稱也言不遭遇明智之人以自輔佐而道百姓於安蓋為

謙辭也道熙我念孺子若涉淵水師古曰予惟往求朕

所濟度奔走師古曰言我當求所以濟度之故奔走盡力不憚勤勞以傳近奉承

萬曆二十六年刊

高皇帝所受命師古曰前天降威明用寧帝室遺我居攝寶龜師古曰

人謂周公天降威明用寧帝室遺我居攝寶龜師古曰

言明威也遺太皇太后以丹石之符迺紹天明意詔予

即命居攝踐阼如周公故事反虜故東郡太守翟義擅

與師動眾曰有大難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靖師古曰曰

之言云爾也西土謂京於是動嚴鄉侯信大敢犯祖亂

宗之序師古曰曰天降威遺我寶龜固知我固有咎灾使

民不安師古曰曰天降威遺我寶龜固知我固有咎灾使

是天反復右我漢國也師古曰曰粵其聞日孟康曰翟

聞日也師古曰宗室之雋有四百人孟康曰諸民獻儀

九萬夫孟康曰曰予敬以終於此謀繼嗣圖功師古曰

用此宗室之雋及獻儀者我有大事休予卜并吉師古曰

事戎事也言人謀既從故我出大將告郡太守諸侯相

令長曰予得吉卜予惟以汝于伐東郡嚴鄉通播臣師古曰

日遺二也尔國君或者無不反曰難大民亦不靜亦推

在帝宮諸侯宗室於小子族父敬不可征師古曰曰

言曰禍難既大衆庶不安又對信國之宗帝不違卜

日十既得言故予為冲人長思厥難曰烏庠義信所犯

誠動鯀寡哀哉師古曰曰予遣天後遺大

解難於予身以為孺子不身自血師古曰曰

嘉靖八年刊

其難故我征我師古曰天子尊身師古曰天子尊予義彼國君梁陵侯上書曰

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樂班度量而天下大服太

皇太后承順天心成居攝之義皇太子為孝平皇帝子

師古曰皇太子師古曰天子尊年六師古曰天子尊級祿宜且為子知為人子道今皇太

后得加慈母恩師古曰天子尊自養成就加元服然後復子明辟師古曰天子尊

君也師古曰天子尊以明君恩師古曰天子尊而我孺子之故師古曰天子尊予惟趙傳丁

董之亂遏絕繼嗣變剝適庶危亂漢朝以成三阮師古曰天子尊

厄師古曰天子尊字服度曰厄師古曰天子尊也謂三七二隊極厥命師古曰天子尊

烏虜害其可不師古曰天子尊力同心戒之哉師古曰天子尊曷予

不敦借上帝命天休于安帝室與我漢國惟上用克綏

受茲命師古曰天子尊言天美於與漢國師古曰天子尊今天其相民况亦

惟十用師古曰天子尊言天道當思助師古曰天子尊太皇太后尊有元城沙

鹿之右師古曰天子尊張晏曰沙鹿在元城縣春秋時沙鹿崩王莽以

陰精女主聖明之祥師古曰天子尊李奇曰李親懷元后師古曰天子尊配元生成

以與我天下之符遂獲西王母之應師古曰天子尊孟康曰民傳祀神

靈之徵師古曰天子尊以祐我帝室以安我大宗以紹我後嗣

以繼我漢功厥寧通統不宗光緒者辟不違親辜不避

威師古曰天子尊其有害國之正統不尊大諸夫豈不愛亦惟

帝室師古曰天子尊非不愛此人是以廣重王侯並建曾玄俾

皇

屏我京師綏撫宇內博徵儒生講道于廷論序乖繆制
禮作樂同律度量混壹風正天地之位昭郊宗之禮

定五時廟祀歲暮三禋孟康曰諸廢祀無文籍皆祭之建靈臺立明堂

設辟雍張太學尊宗高宗之號服虔曰宣帝元帝也書孝經

崇德建武克綏西域以受百虎威勝之瑞應劭曰元帝誅滅郅支單于德輔西域時有獻白天地判合乾坤序德師古曰言元帝既有

威德太后又兆符應則且天地乾坤太皇太后臨政有

龜龍麟鳳之應五德嘉祥相因而備河圖雒書還自昆

命出於重壘師古曰昆人河所出重壘洛所出古識著

言肆今享實師古曰肆也言有此廼皇天上帝所以

安我帝室俾我成就並烈也烏虜天明威輔漢始而大

大矣師古曰言因此有惟舊人泉陵侯之言爾不克

遠省爾豈知太皇太后若此勤哉師古曰言爾當思久

爾不能遠省師古曰言勞我成功所孟康曰天儀勞

禮知太后之敬師古曰言帝之所圖事師古曰卒終也言

之業安帝室肆予告我師古曰言有至誠天其累

事師古曰肆陳也天輔師古曰言有至誠天其累

我以民予言敢不於祖師古曰言天以百

姓師古曰言天以百天亦惟勞我民

若有疾予言敢不於祖師古曰言天以百

示所受休輔師古曰言天以百

苦我曷敢不順相宗息而肅助之勢音來賦休予聞孝子善繼人之意忠

臣善成人之事予息室之意則子當築堂厥而構芬檠以成之予作室厥子堂而構之師古曰父

受大命師古曰作室農勸弗救師古曰警有人來後若祖宗所

有效湯武伐厥子民長勸助之弗救其子者止勸弗救師古曰警有人來後若祖宗所

助國道明師古曰道由亦惟宗室之俊民之

表儀迪知上帝命師古曰粵天輔誠爾不

得易定師古曰粵辭也况今天降定于漢國

惟大勳人翟義劉信大逆欲相伐于厥室豈亦知命之

不易乎師古曰言義信不知天命不可改易乃大為難

予未念曰天惟喪翟義劉信若嗇夫予害敢不終予晦

信師古曰嗇夫治田志除草穢天之欲喪義天亦惟休于

祖宗予害其極師古曰言天美祖宗之

人而美疆土况今師古曰言信

信師古曰言不可不交也故予火以爾東征命不僭差

詔曰太皇太后遭家不造國統三絕師古曰謂成帝哀
帝平帝皆無子也絕氣復續恩莫厚焉信莫立焉孝平皇帝短命蚤崩幼
嗣孺中詔予居攝予承明詔奉社稷之任持大宗之重
養六尺之託受天下之寄戰戰兢兢不敢安息伏念太
皇太后惟經藝分析王道離散師古曰
惟思也漢家制作之業
獨未成就故博徵儒士大興典制備物致用立功成器
以為天下利王道粲然其業既著千載之廢百世之遺
於今迺成道德庶幾於前虞功列比齊於殷周今翟義

劉信等謀反大逆流言惑眾欲以篡位賊害我孺子罪

深於管蔡惡甚於禽獸信父故東平王雲不孝不謹親

毒殺其父思王名曰鉅鼠師古曰鉅大也莽誣
雲呼其父曰鉅鼠也後雲竟

坐大逆誅死義父故丞相方進險詖陰賊兄宣靜言令

色外巧內嫉師古曰靜安也令善也言其陽為
安靜之言外有善色而實嫉害也所殺鄉

邑汝南者數十人今積惡二家迷惑相得此時命當死

天所滅也義始發兵上書言字信等與東平相輔謀反

師古曰輔者東
平王相之名也執捕賊繫欲以威民先自相被以反逆

大惡轉相捕械此其破殄之明證也已捕斬斷信二子

穀鄉侯章德廣侯鮪義母練兄宣親屬二十四人皆磔

前漢書卷一百

暴于長安都市四通之衢當其斬時觀者重疊謂古曰

而聚天氣和清可謂當矣命遣大將軍共行皇天之罰

師古曰共討海內之讎功效著焉予其嘉之司馬法不

云乎賞不踰時欲民速觀為善之利也今先封車騎都

尉孫賢等五十五人皆為列侯口邑之數別下遣使者

持黃金印赤綬給朱輪車印軍中拜授服虔曰綬即今

觀所以繫印也綬者系也謂逆因大赦天下於是吏士

相銳遂攻圍義於圍城破之義與劉信奔軍虜亡王彥

身逃亡至固始界中捕得義尸磔陳都市卒不得信

初二輔聞翟義起自武關以西至汧二十三縣盜賊並

發趙明霍鴻等自稱將軍攻燒官寺殺右輔都尉及豫

令師古曰劫略吏民眾十餘萬火見未央宮前殿莽

晝夜抱孺子禱宗廟復拜衛尉王級為虎賁將軍大鴻

臚望鄉侯閻遷為折衝將軍與甄邯王晏西擊趙明等

正月虎牙將軍王邑等自關東還便引兵西疆弩將軍

王駿以無功免揚武將軍劉歆歸故宮復以邑弟侍中

王奇為揚武將軍城門將軍趙恢為疆弩將軍中郎將

李參為厭難將軍師古曰復將兵西三月明等殄滅

諸縣悉平遣師拔旅莽乃置酒白虎殿勞將帥大封

拜先是益州蠻夷及金城塞外羌反時時相擊破之

莽與并錄以下大為差封侯伯子男凡三百九十五大
日皆以奮怒東指西擊是寇讐盜反虜逆賊不得旋踵
應時殄滅天下咸服之功封二公莽於是自謂大得天下
之助至其年十二月遂即真矣初義所收宛令劉立聞
義舉兵上書願備軍吏為國討賊內報私怨莽擢立為
陳留太守封明德侯始義居長安先義未發家數
有怪師古曰言義未發兵之前夜聞哭聲聽之不知所在宣教授諸
生滿堂有狗從外入齧其中庭羣鴈數千比驚救之已
皆斷頭師古曰此音必寐反狗走出門求不知處宣大惡之謂後
母曰東郡太守文仲素傲傲師古曰謂今數有惡怪恐

有妄為而大禍至也太夫人可歸為弃去宣家者以避

害師古曰言歸其本母不肯去後數月敗莽盡壞義第

宅汗池之師古曰汗停水也發火方進及先祖冢在汝南者

燒其棺柩夷滅三族誅及種嗣至皆同坑以棘五毒并

葬之如淳曰野葛而下詔曰蓋聞古者伐不敬取其鱣

觀築武軍封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師古曰此

左傳載楚莊王之辭也鱣鮪大魚為害者也以此比敵

人之勇桀者京高丘也觀謂如闕形也懲創艾也慝惡

也鱣古餘字音其京反鮪音五奚反觀音工與反

亂于東而芒竹羣盜趙明霍鴻造逆西土師古曰芒竹在藍屋南界

芒水之曲而多竹林也即今遺武將征討咸伏其辜

信義等始發自濮陽結姦無蓋珍滅於國趙明依阻槐

里環隄師古曰槐里縣界其中也霍鴻負荷蓋屋甚

竹師古曰負荷也咸用破碎亡有餘類其取反虜逆賊

之疆鯢聚之通路之旁濮陽無墮圍槐里蓋屋凡五所

各方六丈高六尺築為武軍封以為大藪薦樹之棘師古曰

日為讀曰若建表木高丈六尺師古曰表者書曰反虜

逆賊疆鯢在所長吏常以秋循行勿令壞敗以懲淫慝

為初汝南舊有鴻隙大陂郡以為鏡師古曰鴻隙陂名

難於聊成帝時關東數水陂益為害方進為相與御

史大夫孔光共遣掾行視以為決去陂水其地肥美省

隄防費而無水憂遂奏罷之及翟氏滅鄉里歸惡言方

進請陂下良田不得而奉罷陂云王莽時常枯旱郡中

進怨方進童謠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師古

日言田無澆灌不生秔稻又無黍稷但有豆及芋也豆

食者豆為飯也羹芋魁者以芋根為羹也飯音扶晚反

飲反乎覆陂當復師古曰事之反覆無誰云者兩黃

鵠師古曰記言有神來告之

司徒掾班彪曰丞相方進以孤童攜老母羈旅入京師

身為儒宗致位宰相盛矣當莽之起蓋乘天威雖有責

言美益於敵師古曰責謂孟貴有謂夏育皆平口之勇義

不皇力懷忠憤發以隕其宗悲夫

言漢傳五十二
其宗憲夫
言漢傳五十二
其宗憲夫
言漢傳五十二
其宗憲夫

方進傳第五十四 前漢書八十四

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 前漢書八十五

谷永字子雲長安人也父吉為衛司馬使送郅支單于

侍子師古曰為使而送之為郅支所殺語在陳湯傳永

少為長安小史後博學經書建昭中御史大夫繁延壽

師古曰則李延壽也聞其有茂材除補屬舉為太常丞

數上疏言得失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

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太常陽城侯劉慶忌舉永待詔公

車對曰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

納問公卿又下明詔帥舉直言師古曰帥舉謂公卿守

解也燕見紬繹以求咎師古曰紬繹日抽也使臣等

嘉靖八年刊

得造明朝承聖問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聞明王即

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師古曰五事貌言視聽思也大中即皇極也解在五

行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

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

師古曰六極謂一曰內短折二曰疾三日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凡災異之發各象過

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婺女之分地震蕭

牆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師古曰丁寧謂厭再三告示也

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未郵政事不

慎舉錯婁失中與師古曰婁古屢字也與讀曰與內寵太盛女不遵道

嫉妬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

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執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或亂陰

陽師古曰謁請也內則所請必行外則望其權力言女寵盛也昔褒姒用國宗廟以

喪閭妻驕扇日以不臧師古曰閭雙寵之族也扇熾也臧善也魯詩小雅十月之交篇

曰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又曰閭妻扇方處言厲王無道內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日為之食為不善也

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

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為天下主奉

帝王之職以統羣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師古曰方內四方

妨也誠留意於正身勉強於力行損燕私之間以勞天下
下放去淫溺之樂罷諸僭優之夫師古曰夫絕卻不享
之義慎節游田之虞師古曰虞不為也李會也言所為不

其也起居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

安服若性師古曰致至也安也而經曰繼自今嗣王其

母淫于酒母逸于游田惟正之共師古曰惟宜未有身

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危之機聖

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

以成伯功應劭曰楚莊王得丹姬三月不聽朝保申諫

丹姬是楚文王姬也莊王用申公巫臣之諫不納夏姬

而謬釋非本實幽王或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脅於齊

女杜稷以傾師古曰解並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

責者不得嫉妬專寵以絕驕慢之端抑褒姒之亂賤者

以得秩進各得厥職師古曰秩次也以廣繼嗣之統息

白華之怨師古曰詩小雅白華之篇也幽王惑於褒姒

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

之類損妻黨之權師古曰皇父周卿士也小雅十月之

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治遠

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箆納言而帝命惟允師古曰

成王靡有過事師古曰四輔謂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也

誠敕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

者師古曰日常伯侍中也伯長也常使長皆使學先王之

事者也一日日常任使之入此為長也

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乎無敖戲驕恣之過則左右肅

艾師古曰肅敬也艾讀曰艾治也羣僚師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

正克左右師古曰周書君牙之辭也言王者欲正百官要在能先正其左右近臣也未有左

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違

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必

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師古曰程效也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比

周之虛譽毋聽寢潤之譖師古曰比周言阿黨親密也寢潤積漸之深也則

抱功脩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偽之徒不得即工

李奇曰即就也工官也小人日銷俊艾日隆師古曰艾讀曰艾其下亦同經曰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艾在官未

有功賞得於前眾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

災天下分絕為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

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表居平土一夫大呼而海內崩

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害德為上取怨於

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吏錮廢勿用

益選温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寃以理民命務

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咸

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師古曰古者行役不踰三月是為一

奇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灾民無難上

之心師古曰堯遭洪水故云大灾經曰環保小人惠于鯀寡未有德

嘉靖八年

厚吏良而民時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
 失猶農父之明誠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
 答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師古曰畏言也言所
 行當於天心則降以五福若所為不善則以六極畏用
 之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
 命六曰極之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
 其下師古曰此洪範之傳也沴災氣也共讀今三年之
 間災異鋒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師古曰享當上
 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
 用其言晉灼曰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公
 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對奏

天子異焉特召見永其夏皆令諸方正對策語在杜欽
 傳永對畢因曰臣前幸得條對災異之效禍亂所極言
 關於聖聰書陳於前陛下委棄不納而更使方正對策
 背可懼之大異問不急之常論廢承天之至言角無用
 之虛文師古曰角競也欲未殺災異滿闕誣天師古曰未殺掃
罔也殺音先鬲是故皇天勃然發怒甲巳之間暴風三
反瀾音來直反漆拔樹折木師古曰自甲至巳凡六此天至明不可欺
 之效也上特復問永永對曰日食地震皇后貴妾專寵
 所致語在五行志是時上初即位謙讓委政元舅大將
 軍王鳳議者多歸咎焉永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自託乃

復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薰粥冒頓之患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三陲晏然靡有兵革之警諸侯大者

乃食數縣漢吏制其權柄不得有為亡吳楚燕梁之執

百官盤互親疏相錯師古曰口盤互盤結而交互也錯間雜也互字或作牙言如豕牙之盤

曲犬牙之相入也骨肉大臣有申伯之忠師古曰申伯周申后之父洞洞屬

屬小心畏忌無重合安陽博陸之亂師古曰重合莽通安陽上官桀博陸

霍禹也三者無毛髮之辜不可歸咎諸舅比欲以政事過

差丞相父子中尚書宦官檻塞大異皆警說欺天者也

師古曰檻義取檻押之檻猶閉也其字從木瞽說言不中道若無目之人也竊恐陛下舍昭

昭之白過忽天地之明戒聽眩昧之警說師古曰舍謂留也眩字與

贈同又音一感反歸咎乎無辜倚異乎政事重失天心不可之

大者也陛下即位委任遵舊未有過政元年正月白氣

較然起乎東方至其四月黃濁四塞覆冒京師申以大

水著以震蝕師古曰申重也著明也各有占應相為表裏百官庶

士無所歸倚陛下獨不怪與白氣起東方賤人將興之

表也黃濁冒京師王道微絕之應也夫賤人當起而京

師道微二者已醜師古曰已甚也陛下誠深察愚臣之言致懼

天地之異長思宗廟之計改往反過抗湛溺之意解偏

駁之愛師古曰抗舉也湛讀曰沈駁不周普也奮乾剛之威平天覆之施

使列妾得人人更進猶尚未足也急復益納宜子婦人

毋擇好醜毋避嘗字如淳曰王鳳上小妻弟以納後宮以嘗字乳王章言之生死今未及

此為鳳洗前過也毋論年齒推法言之陛下得繼嗣於微賤之

間乃反為福得繼嗣而已毋非有賤也師古曰苟得子耳勿論其母之

賤貴後宮女史使令有直意者廣求於微賤之間師古曰直當也

合音力成反以遇天所開右師古曰右讀曰佑佑助也慰釋皇太后之憂

愷解謝上帝之譴怒則繼嗣蕃滋灾異訖息陛下則不

深察愚臣之言忽於天地之戒咎根不除水雨之灾山

石之異將發不久發則灾異已極天變成形臣雖欲捐

身關策不及事已師古曰言禍敗既成不可如何也已語終辭也疏賤之臣至

敢直陳天意斥譏帷幄之私欲間離貴后盛妾自知忤

心逆耳必不免於湯鑊之誅此天保右漢家使臣敢直

言也師古曰右三上封事然後得召待詔一旬然後得

見夫由疏賤納至忠甚苦由至尊聞天意甚難語不可

露願具書听言因侍中奏陛下以示腹心大臣如淳曰求為鳳

言而言示腹心大臣以為非天意臣當伏妄言之

誅即以為誠天意也奈何忘國家大本背天意而從欲

師古曰從唯陛下省察熟念厚為宗廟計時對者數十

人未與杜欽為上第焉上皆以其書示後宮後上嘗賜

許皇后書采求言以責之語在外戚傳求既陰為大將

軍鳳說矣能實最高由是擢為光祿大夫未奏書謝鳳

嘉靖八年刊 何業傳五十五

曰末斗宵之材質薄學朽無一日之雅左右之介師古曰雅

素也介紹也言非宿素之交又無紹介而進也將軍說其狂言擢之皂衣之吏

廁之爭臣之末不聽浸潤之譖不食膚受之愬師古曰愬

納也雖齊桓晉文用士篤密察父愬兄覆育子身誠無以

加師古曰察明也愬智也昔豫子吞炭壞形以奉見異師古曰豫

伯報讎欲殺趙襄子恐人識之故吞炭以變其聲彙而以壞其形云智伯國士遇我故也齊客墮首

公門以報恩施師古曰舍人魏子曰假與賢者齊湣王受

讒孟嘗出奔魏子所與栗賢者知氏孟嘗猶有死士何

況將軍之門鳳遂厚之數年出為安定太守時上諸舅

皆修經書任政事平阿侯譚年次當繼大將軍鳳輔政

尤與末善陽朔中夔鳳病出薦從弟御史大夫音以

自代上從之以音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而平

阿侯譚位特進領城門兵末聞之與譚書曰君侯躬周

召之德執管晏之操敬賢下士樂善不倦宜在上將又

矣以大將軍在故抑鬱於家不得舒憤今大將軍不幸

蚤薨案親疏序材能宜在君侯師古曰案古累字累親

拜吏之日京師士大夫悵然失望此皆末等愚劣不能

褒揚萬分屬聞以特進領城門兵師古曰屬近也音之欲反是則車

騎將軍秉政雍容於內而至戚賢身執管籥於外也愚

竊不為君侯喜且深辭職自陳淺薄不足以固城門之

守叔太伯之讓保謙謙之路闔門高枕為知者首願君
侯與博覽者參之師古曰參其事小子為君侯安此謹得其
書大感遂辭讓不受領城門職由是譚音相與不平末
遠為郡吏恐為音所危病滿三月免音奏請求補管軍
司馬末數謝罪自陳得轉長史音用從舅越親輔政
威權損於鳳時末復說音曰將軍履上將之位食膏腴
之都任周召之職擁天下之樞可謂富貴之極人臣無
二天下之責四面至矣將何以居之且夙夜孳孳執伊
尹之彊德以守職匡上誅惡不避親愛舉善不避仇讎
以章至公立信四方篤行三者乃可以長堪重任久享

盛寵太白出西方六十日法當彗天今已過期服虔曰

言其行遲在戌亥之間尚在祭榆之間質弱而行遲

形小而光微如淳曰言其行遲象王音也未見音為司

馬主兵故也是末熒惑角怒明大逆行守尾其逆常

也守尾變也意豈將軍忘湛漸之義委曲從順師古曰

沈漸讀曰落周書洪範曰沈沈剛克言人性沈密所執

不彊不廣用士尚有好惡之忌蕩蕩之德未純師古曰

知有忤於音故方與將相大臣乖離之萌也何故始

司馬之號俄而金火並有此變上天至明不虛見異

將軍畏之慎之深思其故改求其路以享天意音猶不

平薦末為護苑使者音薨成都侯商代為大司馬衛將軍來乃遷為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訖當之部時有黑龍見東萊上使尚書問末受所欲言師古曰末有所言末令尚書即受之對曰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有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正不變改而更用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夫有日莫能危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不懼於後患直言之路開則四方衆

賢不遠千里輻湊陳忠 軍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漢

家行夏正夏正色黑黑龍同姓之象也張晏曰夏以建寅為正萬物在

地中色黑今黑龍見同姓象也龍陽德由小之火故為王者瑞應未知

同姓有見本朝無繼嗣之慶多危殆之際欲因擾亂舉

兵而起者邪將動心冀為後者殘賊不仁若廣陵昌邑

之類臣愚不能處也師古曰處去聲去年九月黑龍見其

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

之間大異四發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

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史記曰

沈湎於酒書曰乃用婦人之言自絕于天師古曰絕

辭婦人已言紂用妲己四方之道逃多罪是宗是

是信是使納逃亡多罪之人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燎之方陽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亦滅也言火燎方熾寧有能滅之者乎而宗周易曰濡

其首有孚失是飲酒濡首有信之道於是遂失也濡濕

也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秦奢奉終秦厚也

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易曰在中餽無攸

遂師古曰家人六三爻辭也餽與饋同饋食也言婦人

不得與事也詩曰懿厥哲婦為臬為鴟匪降自天生自

婦人師古曰大雅瞻仰之詩也美也言由王

之鳥故以喻焉又言此禍亂非從天而下以寵褒姒之故生此災耳建始河平之際許班

之貴頃動前朝師古曰許皇后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

虛內臧女寵至極不可上矣師古曰上猶加也今之後起天所

不饗什倍于前如淳曰謂趙李本從卑賤起也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

官秩不當縱釋王誅師古曰縱放也釋解也驕其親屬

假之威權從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

大為亂阱師古曰穿地為坑阱以拘繫人榜箠瘠於炮

烙師古曰瘠痛也絕滅人命主為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建

治正吏師古曰反讀白幡罪之明白者反多繫無辜掠

立迫恐師古曰掠笞服至為人起責分利受謝師古曰言富賈

有錢假託其名代之為王放與它人取利息而共分之或受報謝別取財物生入死出者不

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孟康曰既盡也王者必先自

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師古

日謂私畜田及奴婢財物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孟康曰成帝好微行

更作私字以相呼崇聚僂輕無義小人以為私客師古曰僂疾也音頻妙反

又匹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師古曰挺引也音大

鼎反鳥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師古曰言聚散不恒如鳥鳥之集亂服共

坐流湏嫚溷殺無別閑免遁樂晝夜在路師古曰閑免猶龜勉

也遁流道也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

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

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

窮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

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指十年功緒改作昌陵反天地之

性因下為高積土為山登徙起邑並治宮館大興繇役

重增賦斂徵發如雨師古曰言役百乾谿費疑驪山師古

日疑讀同疑疑比也言營役之功百信於楚靈王費財之廣比於秦始皇靡敝天下五年木

成而後反故又唐時營堽晉灼曰唐音發人家墓斷截

骸骨暴揚尸柩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屢降饑

饑仍臻師古曰饑古屢字也仍與也流散冗食餒死於道以百萬數

師古曰冗亦也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

嘉靖八年三月

俱置無以相教詩云設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履陛下道
觀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鏡考已行有不合者臣當伏
妄言之誅師古曰言上之所為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
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興或以
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無
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稽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
為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
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發明聖之德昭然遠
寤畏此上天之威怒深懼危亡之徵兆蕩滌邪辟之惡
志師古曰辟厲精致政專心反道絕羣小之私客免不

正之詔除師古曰除謂悉罷北宮私奴車馬媵出之具

師古曰媵亦情字克已復禮毋去師古曰去微行出飲之過以防

迫切之禍深惟日食再既之意師古曰既損椒房玉堂之盛寵

毋聽後宮之請謁除掖庭之亂師古曰亂去炮烙之陷阱誅戮

佞邪之臣及左右執左道以師古曰者以塞天下之望且

寢初陵之作止諸繕治宮室闕事減賦盡休力役師古曰

師古曰存恤振抹困乏之人以弭遠方厲崇

忠直放退殘賊無使素餐之吏久尸厚祿以次貫行固

執無違師古曰所師古曰舉改新德既章纖介

夜寧寧師古曰舊師古曰舉改新德既章纖介

夜寧寧師古曰舊師古曰舉改新德既章纖介

夜寧寧師古曰舊師古曰舉改新德既章纖介

之邪不復載心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鎖天命去就庶幾
可復杜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臣神反覆熟省臣言
臣幸得備邊部之吏不知本朝失臣言臣言觸忌諱非當
萬死成者性寬而好文辭又久無臣詞數為微行多近
幸小臣趙李從微賤專寵皆皇太后臣與諸舅夙夜所常
憂至親難數言故推求等使因天臣而切諫勸上納用
之求自知有內應展意無所依違臣每言事輒見
臣禮至上此對上大怒衛將軍商密臣撻求令發去臣
請發上使侍御史收求救過交道臣者勿追臣
臣御史不及求還上意亦解臣道臣去臣
日悔明年徵求為

太中人夫遷光祿大夫給事中元正元年為北地太守

時灾異尤數求當之官上使衛尉連于長受求所欲言

求對曰臣求幸得以愚朽之材為太中大夫備拾遺之

臣從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臣宣聖德退無被堅

執銳討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太守絕命隕

首身膏野草不足以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寬仁不遺易

忘之臣臣古曰易忘言其臣垂周文之聽下及芻蕘之愚

有詔使衛尉受臣求所欲言臣聞車臣君之義有言直者

盡其忠有官守者脩其職臣求幸臣免於言責之辜有

官守之任臣古曰言不為官畢力臣進職養綏百姓而已

言不為官畢力進職養綏百姓而已

不宜復關得失之辭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

違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既沒餘忠未訖委柩後寢以屍

達誠如淳曰禮大夫賓於正室十於適室韓非曰史魚卒委柩後復衛君弔而問之曰不能進遽而玉退

屍諫也及賁身外思內發憤舒憂遺言李息師古曰

湯也事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臣未幸得

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于文字邊垂思慕之心常存于

省闈是以敢越郡吏之職味累年之憂臣聞天生蒸民

不能相治為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為天子列

土封疆非為諸侯皆以為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

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巡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

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葦籍

稅取民不過常法宮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庶

和睦則卦氣理效五徵時序百姓壽考庶中蕃滋符瑞

並降以昭保右失道妄行連天暴物窮奢極欲湛酒荒

淫婦言是從誅逐仁賢師古曰峻

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師古曰特幸

同尤過也特音布內反上天震怒宗師古曰特幸

山崩川潰水泉踊出妖薛師古曰特幸

反飢饉荐臻百姓短折苗物天傷終不改寤惡洽變備

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二乃春西顧此惟予宅師古曰

矣之詩也言天以殷紂之惡不變乃眷夫去惡奪弱遷

命賢聖天地之常經百工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

期質有脩短時世有中末天道有盛衰師古曰中陛下

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遭无妄

涉三七之節紀孟康曰遭无妄

之卦運應劭曰天必先重聖也萬物无所望於天災異

之最大者也師古曰直古六之災阨三難異科雜焉同

會師古曰雜謂相參也春秋所書八世著記久不塞

羣災大異交錯鋒起多除重以今年七月己亥朔日有

食之三朝之會古曰歲月日三朝四月丁酉四方眾星

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天乘三難之際會畜眾多

之災異因之以飢饉接之以不贍彗星極異也土精所

生流隕之應出於飢變之後兵亂作矣厥期不久隆德

積善懼不克濟古曰修德積善尚恐內則為深宮後

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師古曰卒北宮

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閒之處徵師古曰將之亂師古曰

外則為諸夏下將有禁並蘇

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內亂朝暮日戒諸夏師古曰內

舉兵以火角為期張晏曰以安危之

嘉靖八年

界宗廟之至憂師古曰分臣求所以破膽室心豫言之
 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於上可不致慎想
 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媮黷燕飲中
 黃門後庭素驕且不謹嘗以醉酒失臣禮若悉出勿留
 勤三綱之嚴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妬之寵崇近婉順之
 行加惠失志之人懷柔怨恨之心保至尊之重秉帝王
 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
 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
 萌在民飢饉而吏不卹興於百姓困而賦斂重發於下
 而上不知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子而康曰

入肌膚爵祿亦所以養人者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禮

屯難飢荒君當開倉廩振百姓而反吝則凶臣吝則

吉論語曰出納之吝謂之有傳曰飢而不損茲謂秦厥

司師古曰易屯卦九五爻辭

災水厥咎亡師古曰洪詆辭曰關動牡飛辟為無道臣

為非厥咎亂臣謀篡師古曰易詆占之王者遭衰難之

世有飢饉之災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百姓困貧無以

共求師古曰共愁悲怨恨故水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去

焉故牡飛往年郡國二十一傷於水災禾黍不入今年

蠶麥咸惡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濫郡國十五有

餘比年喪稼時過無宿麥師古曰時過者失時不得百

姓失業流散羣輩守關師古曰時過者失時不得百大異後項如彼本

灾浩浩黎庶窮困如此宜損常稅小自潤之時

益於已者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布怨

趨禍之道也牡飛之狀殆為此發古者穀不登虧膳天

晏至損服凶年不墜塗明王之制也師古曰墜如今仰泥屋也音詩

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抹之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予足

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太官導官中御府均官

掌畜廩犧用度止尚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輪造

作以助大司農流恩廣施振贍困乏開關梁內流民恣

所欲之以救其急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命聖德存

卹孤寡問民所苦勞二千石師古曰勞慰勉也二千石卹音來到

厥勸耕桑毋奪農時以慰綏元元之心防塞六廢之

隙諸夏之亂庶幾可息臣聞上主可與為善而不可與

為惡下主可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陛下天然之性疏

通聰敏上主之姿也少省愚臣之言感寤三難深畏大

異定心為善捐忘邪志毋貳舊愆厲精致政至誠應天

則積異塞於上禍亂伏於下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

志未專私好頗存尚愛羣小不肯為耳對奏天子甚感

其言未於經書流為疏達與杜欽杜鄴略等不能冷淡

如劉向父子及楊雄也其於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

灾異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略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官

而已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永所居住職為
北地太守歲餘衛將軍商薨曲陽侯根為驃騎將軍
求徵入為大司農歲餘永病三月有司奏請免故事公
卿病輒賜告至永獨即時免數月卒於家本名並以尉
氏樊並反更名永云

杜鄴字子夏本魏郡繁陽人也祖父及父積功勞皆至
郡守武帝時徙茂陵鄴少孤其母張敞女鄴壯從敞子
吉學問得其家書以孝廉為郎與車騎將軍王音善平
阿侯譚不受城門職後覺上閔悔之乃復令譚弟成都
侯商位特進領城門兵得舉吏如將軍府鄴見音前與

平阿有隙即說音曰鄴聞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

其求詳夫戚而不死殊孰能無怨師古曰戚近也此棠

棣角弓之詩所為作也師古曰棠棣角弓皆小雅篇名

也九族昔秦伯有于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亦書

而譏焉師古曰秦景公母弟公子鍼有寵於其父桓公

之弟鍼出奔晉傳懼而奔晉事在昭元年故經書秦伯

曰稱弟罪秦伯也周召則不然忠以相輔義以相匡同

已之親等已之尊不以聖德獨兼國寵又不為長專受

榮任分職於陝並為弼疑師古曰分職於陝謂自陝以

主之陝即今陝州縣也音式弗反而論者妄云分陝故

肉無感恨之隙外無侵侮之羞師古曰感謂反享天祐雨

荷高名者蓋以此也竊見成都侯以特進鍾

有詔得舉吏如五府此明詔所欲寵也將軍

意加異往時每事凡議必與及之指為誠發

則孰敢不說論師古曰言此之意指皆出忠出於將軍

大鴈之獻而父子益親師古曰魏文侯廢太昔文侯寤

擊臣趙倉唐進大師古曰魏文侯廢太年不往來

文侯感寤廢新而師古曰魏文侯廢太共壹飯之

簞而將相加驩師古曰魏文侯廢太遠哉師古曰

在楹階俎豆之間師古曰魏文侯廢太焉師古曰

音一竊慕倉唐陸師古曰魏文侯廢太二人皆重

鄭後以病去郎商為大司馬衛將軍除鄴主

心舉侍御史哀帝即位遷為涼州刺史鄴居

威嚴數年以病免是時帝祖母定陶傅太后

后帝母丁姬稱帝太后而皇后即傅太后從

氏侯者三人丁氏侯者二人又封傅太后同

業為陽信侯傅太后尤與政專權元壽元年

以皇后父孔鄉侯傅晏為大司馬衛將軍而

侯丁明為大司馬票騎將軍臨拜日食詔舉

扶陽侯韋育舉鄴方正鄴對曰臣聞禽息憂

恨應劭曰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秦不見納國碎首不

嘉靖八年刊

也繆公甚喜百里奚秦以大治下和獻實則足願之臣幸得奉直言

之詔無二者之危敢不極陳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

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為其家陽女雖貴

猶為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

子劉奉世曰文母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師古

二年紀侯使裂繻來逆女公羊傳曰婚禮不稱主人主

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內迫

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師古曰解漢興呂太后權私

親屬又以外孫為孝惠后是時繼嗣不明凡事多掩師

政每事約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身與天下更始也然嘉

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民訛言行籌傳相驚恐案春秋災

異以指象為言語師古曰謂天不言但故在於得一類

而達之也日食明陽為陰所臨坤卦乘離明夷之象也

應劭曰明夷之卦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明

夷者明傷也初登于天者初為天子言以善聞于天也

後入于地者傷賢害仁佞惡坤以法地為土為母以安

靜為德震不陰之效也師古曰言地當安靜而今占象

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

何言與師古曰曾子問子從父之令可善閔子騫守禮

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聞也前太司馬新都

疾莽退伏弟家以詔策決復遣就國高昌疾疾去去蕃自

絕猶受封土師古曰制書侍中駙馬都尉遷不忠巧佞

免歸故郡師古曰傳遷也間未旬月則有詔還大臣奏正其罰

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顯寵過故及陽信疾業皆緣

私君國非功義所止師古曰謂緣私恩而得疾也諸

外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列位或與兵衛或

將軍屯寵意并於一家積貴之執世所希見所希聞也

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為

作三軍無以甚此當拜之日晡然日食師古曰晡然不在

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詠遂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

聽所欲輒隨師古曰謂止也有罪惡者不坐辜罰無功能

者畢受官爵流漸積猥正尤在是過師古曰尤過也言欲

令昭昭以覺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

不在它由後視前念邑非之也師古曰由從逮身所行不

自鏡見則以為可計之過者師古曰逮及也鏡照也

也疏賤獨偏見疑內亦有此類師古曰言天子不自見

謂傍觀而見之也疑內亦有此類謂後官嬖幸天變不

空保右世主如此之至奈何不應師古曰右讀曰佑

臣聞野雞著怪高宗深動師古曰謂雉升鼎耳故大風

暴過成王坦然師古曰謂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天

而還周公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
 平心則黎庶羣生無不說喜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
 福祿何嫌不報鄴未拜病卒鄴言民訛言行等及谷永
 言王者買私田彗星隕石牡飛之占語在五行志初鄴
 從張吉學吉子竦又幼孤從鄴學問亦著於世尤長小
 學師古曰小學謂文字之學也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故因名云鄴子林清
 好古亦有雅材建武中歷位列卿至大司空其正文字
 過於鄴竦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

賈曰孝成之世委政外家諸舅持權重於下傳在孝哀
 時故杜鄴敢譏丁傳而欽永不散言王氏其執然也及

欽欲挹損鳳權而鄴附會音商永陳三七之戒斯為忠

焉至其引申伯以阿鳳陳平阿於車騎師古曰謂勸王

職指金火以求合師古曰謂陳金火之變說音云

謂諒不足而談有餘者師古曰孔子稱友多聞三人近

之矣師古曰孔子云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終 前漢書卷之五

谷木林... 前漢書八十六

...

...

...

...

...

...

...

...

...

...

...

...

...

...

...

嘉慶八年刊

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也師古曰郫音疲宣帝時天下和平

四夷賓服神野五鳳之間婁蒙瑞應師古曰婁古屢字也而益州

刺史王襄使博士王褒頌漢德作中和樂職宣布詩三

篇師古曰三古音者言政教隆平得中和之道也樂職謂百官萬姓樂得其常道也宣布德化周洽徧於四海

也武年十四五與成都楊覆衆等共習歌之是時宣帝

循武帝故事求通達茂異士召見武等於宣室上曰此

盛德之寧吾何足以當之哉以褒為待詔武等賜帛罷

武詣博士受業治易以射策甲科為郎與霍去病交志

相友光祿勳舉四行師古曰元帝末光元年詔舉實績

嘉慶八年刊

又今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遷為鄆令坐法免歸武兄

第五人皆為郡吏郡縣敬憚之武弟顯家有市籍租常

不入縣數負其課師古曰以顯家不入市市嗇夫求商捕

辱顯家師古曰米姓商名也顯怒欲以吏事中商師古曰中武曰

以吾家租賦繇役不為衆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卒白

太守召商為卒吏州里聞之皆服焉久之太僕王音舉

武賢良方正徵對策拜為諫大夫遷揚州刺史所舉奏

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師古曰為虧除免之而已師古曰

也減除其狀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九江太守

武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

優容之及武為刺史行部錄囚師古曰代有所舉以屬郡

委聖曰後進生何知迺欲亂人師古曰石皆無所決武使從事

廉得其罪師古曰聖懼自免後師古曰博士毀武於朝廷武

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為羣盜得師古曰乘為

也擊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乎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

後聖慙服武每奏事至京師古曰師師古曰聖未

嘗不造門謝恩武為刺史二千石有罪應時舉奏其餘

賢與不肖敬之如一是以郡國各重其守相州中清平

行部必先即學官見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然後入

傳舍出記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師古曰書師古曰已見

二千石以為常師古曰常初武為郡吏時事太守何壽

壽知武有宰相器以其同姓故厚之後壽為大司農其

兄子為廬江長史時武奏事在邸壽兄子適在長安壽

為具召武弟顯及故人楊覆衆等師古曰具謂酒酣見

其兄子師古曰今日出見顯等曰此子揚州長師古曰其謂酒酣見

見師古曰省視也言不為武所識拔也顯等皆慙退以謂武武曰刺史古

之方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也職任進善退惡吏治行

有茂異民有隱逸廼當召見不可有所私問顯覆衆強

之不得已召見賜卮酒歲中廬江太守舉之師古曰終

勸其守法見憚如此為刺史五歲八為丞相司直丞相

宣敬重之出為清河太守數歲坐郡中被火害什四

以上免父之大司馬曲陽侯王根薦武徵為諫大夫遷

兖州刺史入為司隸校尉徙京兆尹二歲坐舉方正所

舉者召見槃師古曰行禮容拜也師古曰有司

以為詭衆虛偽師古曰武坐左遷楚內史遷沛郡太守

復入為廷尉綏和元年御史大夫孔光左遷廷尉武為

御史大夫成帝欲修辟雍通三公官師古曰通開也即

改御史大夫為大司空師古曰就其所任之人而武更

為大司空封泥鄉侯食邑千戶泥鄉在琅邪不其師古

為大司空封泥鄉侯食邑千戶泥鄉在琅邪不其師古

嘉靖八年刑部奏

以古南陽學之傳望鄉為汜鄉侯國師古曰汜音昌牛反增邑千戶

武為人仁厚好進士獎稱人之善師古曰獎勸也進而勸之為楚內

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師古曰兩龔龔勝龔舍及為

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於世者何侯力也世以此多焉

師古曰多重也然疾明黨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

於文吏以相參檢欲除吏先為科例以防請託其所居

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及為御史大夫司空與丞相

方進共奏言往者諸侯王斷獄治政內史典獄事相摠

綱紀輔王中尉備盜賊今王不斷獄與政中尉官罷職

并內史郡國守相委任所以壹統信安百姓也師古曰

信之而今內史位卑而權重威職相踰不統尊者難以

為治臣請相如太守內吏如都尉以順尊卑之序平輕

重之權制曰可以內史為中尉初武為九卿時奏言宜

置三公官又與方進共奏罷刺史更置州牧後皆復復

故師古曰又依其舊也下復音扶目反語在朱博傳唯內史事施行多所

舉奏號為煩碎不稱賢公功名略比薛宣其材不及也

而經術正直過之武後母在郡遣吏歸迎會成帝崩吏

恐道路有盜賊後母留止左右或譏武事親不篤師古曰左

右謂天子

哀帝亦欲改易大臣遂策免武曰君舉錯煩

苛不合眾心孝聲不聞惡名流行無以率示四方其上

大司空印綬罷歸就國後五歲諫大夫鮑宣數稱寃之
 天子感丞相王嘉之對而高安侯董賢亦薦武武由是
 復徵為御史大夫月餘徙為前將軍先是新都侯王莽
 就國數年上以太皇太后故徵莽還京師莽從弟成都
 侯王邑為侍中矯稱太皇太后指白哀帝為莽求特進
 給事中哀帝復請之事發覺師古曰哀帝反更以此事請於太后太后本無此言
故矯事發覺也太后為謝上以太后故不忍誅之左遷邑為西
 河屬國都尉削千戶後有詔舉太常莽私從武求舉武
 不敢舉後數月哀帝崩太后即日引莽入收大司馬董
 賢印綬詔有司舉可大司馬者莽故大司馬辭位辟丁

師古曰衆庶稱以為賢又太后近親自大司徒元

光以下舉朝皆舉莽武為前將軍素與左將軍公孫祿

相善二人獨謀以為往時幸惠老昭少主之世外感曰

霍上宮持權幾危社稷今孝成孝哀比世無嗣師古曰

方當選立親近師古曰輔幼主不宜令異姓大臣持權師古曰

非宗室執事相錯為國計便師古曰謂問雜也於是武舉公孫

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太后音自用莽為大司馬莽

夙有司劾奏武公孫祿互相稱舉皆免武就國後莽寢

盛為宰衡陰誅不附己者元始二年呂寬等事起時大

司空甄豐承莽風指遣使者乘車師古曰案治黨與連引諸所

嘉靖八年

欲誅上黨鮑宣師古曰鮑偉及杜公南陽彭偉杜公子二人皆南陵人

郡國豪桀坐死者數百人武在一兒誣中大理正檻車後

武武自殺舉人多矣武者莽欲厭衆意令武子况嗣為

侯諡武曰刺侯莽篡位免况為庶人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也以明經射策中科為郎坐戶殿

門失闌免師古曰戶止也嘉堂守殿門止不當入者而

之光祿勳于永除為掾察廉師古曰南陵丞復察廉為長陵

尉鴻嘉中舉敦朴能直言召見宣室對政事得失超遷

大中大夫出為九江河南太守治甚有聲徵入為大鴻

臚徙京兆尹遷御史大夫建平三年代平當為丞相封

新甫侯加食邑千一百戶嘉為人剛直嚴毅有威重上

甚敬之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師古曰匡

失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

不其然與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師古曰象其先父祖

有德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師古曰

於天子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

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

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

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為雲中太守匈

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為梁內史骨肉以安

師古曰言梁孝張敞得免罪也元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

敞收殺之其家自寬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

不下師古曰言使者上奏請逮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

徵敞拜為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

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

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

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

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

悉劾發揚陰私師古曰悉盡也言事無大小吏或居官

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師古曰

下也材慎危師古曰常恐壹切營私者多二

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禁成皇言於

刺史司隸或至師古曰依其所上眾庶知其

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

吏士臨難莫肯師古曰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師古曰

也相諸侯相也老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

為孟康曰二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

為國家有急取師古曰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

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師古曰良善也良有章劾事

留亡會赦壹解師古曰不即下治其事恐為擾動故故

師古曰會赦壹解師古曰不即下治其事恐為擾動故故

事尚書希下章

為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

必有敢告之字

廼下師古曰所以丁寧告唯陛下留神

於擇賢記善忘

適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十石部刺史

三輔縣令有材

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闕略

師古曰當寬

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

也前蘇令發

占曰謂蘇令等欲遣大夫使逐問狀特

見大夫無可使

召蓋屋令尹逢拜

為諫大夫遣之

令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

成就者則士赴

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

朝廷也嘉因薦

歸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脩等

皆故二千石有

名稱天子納而用之會息夫躬孫寵等

因中常侍宋弘

止書告東平王雲祝詛又與后舅伍去

謀弒上為逆雲

等伏誅躬寵擢為吏二千石是時侍中

董賢愛幸於上

上欲侯之而未有緣傳嘉勸上因東

平事以封賢上

於是定躬寵告東平本章師古曰定撥

去宋弘更言因

重賢以聞師古曰撥讀曰劓劓也欲

以其功侯之答

元賜爵關內侯頃之欲封賢等上心憚

嘉乃先使皇后

文孔鄉侯傳晏持詔書視丞相御史師

於是嘉

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竊見董賢

等三人始賜爵

眾庶匆匆咸曰賢貴其餘并蒙恩師古

董賢必貴寵故安得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於賢等

甚而躬寵等遂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師古曰暴延問公卿大夫博

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

失衣心海內引領而議暴下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

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咎有所分不獨在陛下前定陵侯淳

于長初封其事亦議大司農谷永以長當封衆人歸咎

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譏臣嘉臣延材驚不稱死有餘責

知順指不迂可得容身須臾所以不敢者思報厚恩也

上感其言止數月遂下詔封賢等因以切責公卿曰朕

位以來寢疾示廖反逆之謀相連不絕誠亂之巨近

侍帷幄前東平王雲與后謁呪詛朕使侍醫伍宏等內

侍案脉師古曰案謂切診也幾危社稷殆莫甚焉昔楚有子玉得

臣晉文爲之側席而坐近事汲黯折淮南之謀今雲等

至有圖弑天子逆亂之謀者是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務

聰明以銷厭未萌之故師古曰悉盡也務聰明者廣視聽也厭音一涉反賴宗

廟之靈侍中駙馬都尉賢等發覺以聞咸服厥辜書不

云乎用德章厥善其封賢爲高安侯南陽太守寵爲方

陽侯左曹光祿大夫躬爲宜陵侯後數月日食舉直言

嘉復奏封事曰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敖佚欲有國兢

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箕子戒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

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王食害于而家凶于而
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
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
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
道隆至成康自是以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至於臣弑
君子弑父父子至親失禮患生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
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孝文皇
帝備行此道海內蒙恩爲漢太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
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
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

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嘗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圈

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師古曰此

言雖嘉其義而賞亦不多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衆謝師古曰掖

庭宮人有親戚來見而帝賜之者屬其家勿使於衆人中謝也示平惡偏重失人心賞

賜節約是時外戚貲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

也師古曰見在之錢也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饑饉加有西羌之變

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臧內克實也

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師古曰燕出謂微行也及女寵

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

臣淳于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家資不滿千萬放斥遂

就國長榜死於獄

師古曰榜笞擊也音彭

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

多內譏朝廷安平

師古曰雖有好內之譏而不害政也

傳業陛下陛下在

國之時好詩書上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

下所以回心也

師古曰望為治也

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

席緣綈繒而已

師古曰綈厚繒也音徒奚反

其皇寢廟比比當作

師古

曰恭皇哀帝之父即定陶恭王也比比猶頻頻也共讀曰恭

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

師古曰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

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為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闕引王

渠灌園池

晉灼曰渠名也在城東覆盎門外

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

治宗廟賢毋病長安厨給祠具

師古曰長安有厨官主為官食

道中過

者皆飲食

如淳曰禱於道中故行人皆得飲食

為賢治器器成奏御迺行

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

師古曰三宮天

子太后也

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並共

師古曰見親親戚相見也並供

言百官各以所掌事及財物就供之共讀曰供

賜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

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

師古曰賈謂販賣之人也言百賈者非一之稱也賈音古

道路謹諱羣臣惶惑詔書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

田之制從此墮壞

孟康曰自公卿以下至于吏民各曰均田皆有頃數於品制中令均等今

賜賢二千餘頃則壞其等制也師古曰苑古苑字墮意火規反

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

異眾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

師古曰言行西王母籌也

被髮徒跣而

走乘馬者馳天惑其意不能自止或以為籌者策失之

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唯陛下

慎已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師古曰鄉讀曰嚮往者寵臣

鄧通韓嫣師古曰嫣音偃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

卒陷罪辜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

者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於是上寢不說

而愈愛賢不能自勝會祖母傅太后薨上因託傅太后

遺詔令成帝母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戶及

賜孔鄉侯汝昌侯陽新侯國師古曰傅晏傳商鄭業也嘉封還詔書

師古曰還謂卻上之於天子也

因奏封事諫上及太后曰臣聞爵祿土

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

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

陽其害疾自深師古曰言此氣損害故今聖體久不平

此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

貴之單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師古曰言上意傾惑為下所窺也

主威已黜府臧已竭唯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為孝文皇

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已不作今賢散公賦以施

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來責臣未嘗有此流聞四

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為之寒

心今太皇太后以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

賜三侯國臣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師古曰歲月日之朝

也巳解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晏商再易邑業

緣私橫求恩已過厚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尊之

義不可以示天下為害痛矣臣驕侵罔陰陽失節師古曰周

謂誣蔽也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

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

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孝經曰天

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師古曰言上能納諫則免於過惡也

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而不自法恐天下聞

之故不敢自效愚戇無死忌諱唯陛下省察初廷尉梁

相與丞相長史御史中丞及五二千石雜治東平王雲

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雲冤獄有飾辭師古曰假飾之

辭非其實也奏欲傳之長安師古曰傳謂移其獄事也更下公卿覆治尚

書令鞫譴僕射宗伯師古曰鞫及宗伯皆姓也鞫音居六反以為可許

天子以相等皆見上師古曰鞫及宗伯皆姓也鞫音居六反不平外內顧望操持兩心幸雲

踰冬無討賊疾惡主讎之意制詔免相等皆為庶人後

數月大赦嘉奏封事師古曰鞫及宗伯皆姓也鞫音居六反相等明習治獄相計謀深沈譴

頗知雅文鳳經明行修聖王有計功除遇臣竊為朝廷

惜此三人書奏上不能平師古曰後二十餘日嘉封還

益董賢尸事上乃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以相等前坐在位不盡忠誠外附諸侯操持兩心背人臣之義今所稱相等材美足以相計除罪居以道德位在三公以摠方略一統萬類分明善惡為職知相等罪惡陳列著聞天下時輒以自劾今文稱譽相等云為朝廷惜之大臣舉錯恣心自在迷國罔上近由君始將謂遠者何師古曰近者固宜爾也對狀師古曰狀者固宜爾也對狀師古曰狀者固宜爾也嘉免冠謝罪事下將軍中朝者光祿大夫孔光左將軍公孫祿右將軍王安光祿勳馬宮光祿大夫龔嬰勝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與廷尉雜治勝獨以為嘉無辜相諸事並廢咎由嘉生師古曰以

下衣共劾嘉而嘉坐薦相等微薄以應迷國罔上不道

恐不可以示天下遂可光等奏光等請謁者召嘉詣廷

尉詔獄制曰票騎將軍御史大夫中二千石二千石諸

大夫博士議郎議衛尉雲守五十人以為如光等言可

許議郎龔等以為嘉言事出後相違無所執守不任宰

相之職宜奪爵士免為庶人永信少府猛等十人以為

聖王斷獄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

入地生者不銜怨而受罪明主躬聖德重大臣刑辟廣

延有司議欲使海內咸服嘉罪名雖應法聖王之於大

臣在輿為下御坐則起疾病視之無數死則臨取之廢

嘉靖八年刊

宗廟之祭進之以禮退之以義誅之以行師古曰誅大

其行而為誅也案嘉本以相等為罪罪惡雖著大臣

者德行之文師古曰括髮也括髮明械裸躬就笞關貫也非所以重國褒宗

廟也今春月寒氣錯繆霜露數降宜示天下以寬和臣

等不知大義唯陛下察焉有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

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藥進嘉嘉不肯服

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寃相踵以為故事君侯宜引決

使者危坐府門上主簿復前進藥嘉引藥杯以擊地謂

官屬曰丞相一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

示萬眾丞相竟女子邪何謂咀藥而死嘉遂裝出見

使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隨使者詣廷尉廷

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縛嘉載致都船詔獄上聞嘉

生自詣吏大怒使將軍以下與五二千石雜治吏詰問

嘉嘉對曰案事者思得實竊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

以雲為不當死欲關公卿示重慎置驛馬傳囚執不得

踰冬月誠不見其外內顧望阿附為雲驗復幸得蒙大

赦相等皆良善更巨竊為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

苟如此則君何以為罪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更

稱侵辱嘉嘉喟然叩天歎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

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

嘉嘉八年

漢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
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嘉繫獄二十
餘日不食歐血而死帝舅大司馬票騎將軍丁明素重
嘉而憐之上遂免明以董賢代之語在賢傳嘉為相三
年誅國除死後上覽其對而思嘉言後以光代嘉為
丞相徵用何武為御史大夫元始四年詔書追錄忠臣
封嘉子崇為新甫侯追謚嘉為忠侯

師丹字仲公琅邪東武人也治詩事匡衡舉孝廉為郎
元帝末為博士免建始中州舉茂材復補博士出為東
平王太傅丞相方進御史大夫孔光舉丹論議深博廉

正守道徵入為光祿大夫丞相司直數月復以光祿大
夫給事中由是為少府光祿勳侍中甚見尊重成帝末
年立定陶王為皇太子以丹為太子太傅哀帝即位為
左將軍賜爵關內侯食邑領尚書事遂代王莽為大司
馬封高樂侯月餘徙為大司空上少在國見成帝委政
外家王氏僭盛常內邑邑即位多欲有所匡正封拜丁
傅奪王氏權丹自以師傅居三公位得信於上上書言
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
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為
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為孔鄉侯出侍中王邑

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師古曰卒暴無

漸師古曰卒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

師古曰卒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間者郡國多地

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

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臣伏惟人情無

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師古曰娶孝成皇帝深

見天命燭知至德師古曰燭照也以壯年克已立陛下

為嗣先帝暴弃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

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遠顏咫尺

師古曰言常若在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

意且克已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

肺附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先帝不量臣愚以為太傅

陛下以臣託師傅故亡功德而備鼎足封大國加賜黃

金位為三公職在左右師古曰左右助也左不能盡忠

補過而令庶人竊議災異數見此臣之大罪也臣不敢

言乞骸骨歸於海濱恐嫌於偽誠慙負重責義不得不

盡死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初哀帝即位成帝母稱太

皇太后成帝趙皇后稱皇太后而上祖母傳太后與母

丁后皆在國邸自以定陶共王為稱高昌侯董宏上書

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為華陽夫人所子師古曰莊

之父也華陽夫人孝文王之夫人也子謂養以為子也及即位後俱稱太后宜立

定陶共王后為皇太后事下有司時丹以左將軍與大

司馬王莽共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

稱引亡秦以為比喻詿誤聖朝非所宜言大不道上新

立謙讓納用莽丹言免宏為庶人傅太后大怒要上欲

必稱尊號上於是追尊定陶共王為共皇帝尊傅太后

為共皇太后丁后為共皇后郎中令泠褒黃門郎段猶

等復奏言師古曰泠音零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

定陶蕃國之名以冠大號單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師

曰皇者至尊之號其置車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

詹事太僕少府等官

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有司皆

以為宜如褻猶言丹議獨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故

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

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

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

陶共皇為號者毋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

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定陶

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

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

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著明

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師古曰：墮亦毀也。音火。規反。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師古曰：浸漸也。會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為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上以問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皆以為行錢以來久難卒變易。師古曰：卒，丹老人忘其前語，後從公卿議。

又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傳子弟聞之，使人上書

告丹，上封事行道入，編持其書，上以問將軍中朝臣，皆

對曰：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令吏民傳寫流

聞四方，臣不密則失身，宜下廷尉治事。下廷尉，廷尉劾

丹大不敬，事未決，給事中博士申咸、煠、欽上書。蘇林曰：煠音桂。

言丹經行無比，自近世大臣能若丹者少。發憤，薄奏封

事不及，深思遠慮，使主簿書漏泄之過，不在丹。以此貶

黜，恐不厭眾心。尚書劾咸、欽，幸得以儒官選擢，備腹心

上所折中定疑。師古曰：折，折斷也。取其言以斷事之中而定所疑。知丹社稷重臣

議罪，處罰國之所慎。咸、欽初傳經義以為當治。師古曰：傳讀曰。

附事以暴列乃復上書妄稱譽丹前後相違不敬上貶咸欽秩各二等遂策免丹曰夫三公者朕之腹心也輔善相過匡率百僚和合天下者也朕既不明委政於公間者陰陽不調寒暑失常變異婁臻山崩地震河決泉涌流殺人民百姓流連無所歸心司空之職尤廢焉君在位出入三年未聞忠言嘉謀而反有朋黨相進不公之名乃者以挺力田議改幣章示君師古曰挺引拔也謂特拔異力田之人優寵之也挺音徒鼎反而說者以挺為縣名失之遠矣君內為朕建可改不疑師古曰共立此議也以君之言博考朝臣君乃希衆雷同外以為不便令觀聽者歸非於朕朕隱忍不宣為君受愆朕疾夫

比周之徒虛偽壞化寔以成俗故屢以書飭君幾君者過求已而反不受退有後言及君奏封事傳於道路布聞朝市言事者以為大臣不忠辜陷重辟獲虛采名謗譏匈匈流于四方腹心如此謂疏者何殆謬於二人同心之利焉將何以率示羣下附親遠方朕惟君位尊任重慮不周密懷謖迷國師古曰謖詐也音虛表反進退違命反覆異言甚為君恥之非所以共承天地永保國家之意以君嘗託傳位未忍考于理已詔有司赦君勿治其上大司空高樂侯印綬罷歸當師古曰謖詐也音虛表反著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秦深痛切君師古曰謖詐也音虛表反子作文為賢者諱丹經為世儒

宗德為國貴者謂三曰者也者者人而色不淨與此

親傳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得海內未見其大過事既

已往免爵大重京師者咸以為宜復丹邑爵使奉朝

請四方所瞻仰也唯此下財覽衆心有以尉復師傅之

臣師古曰詩與上從林言下詔賜丹爵關內侯食邑三

百戶丹既免數月上用朱博議尊傳太后為皇太太后

丁后為帝太后與太皇太后及皇太后同尊又為共皇

立廟京師儀如孝元皇帝博遷為丞相復與御史大夫

趙玄奏言前高昌侯宏首建尊號之議而為丹丹所劾奏

光為庶人時天子哀意於丹丹不深惟褒廢尊親

之義而妄稱說抑貶尊號虧始孝道不忠莫大焉陛下

聖仁昭然定尊號宏以忠孝後封高昌侯丹惡逆暴著

雖蒙赦令不宜有爵邑請免庶人奏可丹於是廢歸

鄉里者數年平帝即位新都王莽白太皇太后發掘

傳太后丁太后冢奪其璽綬以民葬之定陶隳廢共

皇廟諸造議冷衰毀猶等皆止合浦復免高昌侯宏為

庶人徵丹詣公車賜爵關內侯食故邑數月太皇太后

詔八司徒大司空曰夫褒有功賞元功先聖之制百王

不易之道也故定陶太后造以僭號甚悖義理關內侯

師丹端誠於國不顧患難執法

節據聖法分明事畢之

制確然有柱石之固雖大節而不可奪可謂柱石之臣矣有司條奏邪臣建定稱號而已放退而丹功實未加殆繆乎先賞後罰之義非以空予有德報厥功也其以厚丘之中鄉戶二千二百封丹為我陽侯月餘蓋謚曰節侯子業嗣王莽敗廼絕

贊曰何武之舉王嘉之舉師丹之議師古曰何武舉公

嘉爭益董賢封邑師丹議丁傳不宜稱尊號考其禍福乃效于後師古曰終

位董賢遇禍當王莽之作外內咸服董賢之愛疑於親

丁傳喪敗威師古曰疑讀武嘉區區以一蕢障江河用沒其身師古

日蕢纖草為器所以盛土也一蕢障江河用沒其身師古

不能障塞江河是以其身沉沒也蕢音覆丹與董宏更

受賞師古曰更互也宏初建議尊號為丹所勅而危

人丹受國邑故云互受哀哉故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

危殆師古曰言隨時曲直則廢於世此古人所以難受

爵位者也

前漢書八十六

揚雄傳上第五十七上

前漢書八十七上

師古曰自長揚賦以後分為下卷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其先出自有周伯僑者以

支庶初食采於晉之揚師古曰采官也以官受地謂之采地因氏焉不知

伯僑周何別也師古曰別謂分系緒也揚在河汾之間應劭曰今河東

周衰而揚氏或稱侯號曰揚侯會晉六卿爭權韓

趙興而范中行知伯弊當是時偪揚侯晉灼曰漢名曰

晉大夫食采於揚為揚氏食我有罪而揚氏滅無揚侯

有揚侯則非六卿所偪也師古曰晉說是在也雄之自序

謂謀蓋為疎謬范中行不與知伯揚侯逃於楚巫山

家焉楚漢之興也揚氏溯江止處巴江州李奇曰巴

也所治而揚季官至廬江太守漢元鼎間避仇復避江上

處嶠山之陽曰郫師古曰嶠山江水所出也山南有田

一壩有宅一區晉灼曰周禮上地也世世以農桑為業自

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故雄亡它揚於蜀師古曰蜀諸

雄族故言雄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

所不見為人簡易佚蕩張安曰佚音鐵蕩音口吃不能

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師古曰湛清靜亡為少者欲師

日音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脩廉隅以徼

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之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太

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北其意雖富貴不事也顧嘗好

辭賦先是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温雅雄心壯之

每作賦常擬之以為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

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為君

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應劭曰易曰龍蛇之

安步遇不遇命也何必湛才哉迺作書往往撫離騷文

而反之自嶠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天旁

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

名曰畔牢愁李奇曰畔離也牢聊也與君相離愁而

仲也畔牢愁廣騷文多不載獨載反離騷其辭曰有

氏之蟬媯兮或算租於汾隅應劭曰蟬媯連也劉德曰身始也

師古曰雄自言系出周氏而食采於
揚故云始祖於分隅也揚音於連反
靈宗初謀伯僑等
流于末之揚侯應劭曰謀諸也言從伯淑周楚之豐烈

古超既離虞皇波應劭曰淑善也言去汾隅從巫山得

也皇大也師古曰言其先祖所居經河及江因江潭而

往記今欽弔楚之湘累蘇林曰潭水邊也鄧展曰往

息仇牧皆是也屈原赴湘死故曰湘累也師古曰記書

記也謂弔文也言因江水之邊而投書記以往弔也欽

也潭音尋往音于惟天軌之不辟兮何純潔而離紛

反音乃典反續音匹人反漢十世之陽朔兮招搖紀

隱關紛纍以其洪忍兮時累以其續紛

于周正晉灼曰十世數高祖曰后至成帝

十一月也蘇林曰言正皇天之清則兮度后土之方貞

也父伯庸名戎為平以法天字我為原以云地也晉灼

曰此雄取離騷辭反之應說是也師古曰應晉二說皆

非也自漢十世以下四句不道屈原也此乃雄自論已

心所履行取法天地耳自圖壘承被洪族兮又覽纍之

昌辭師古曰圖案其本系之圖書帶鉤矩而佩衡兮履

機槍以為慕應劭曰鉤規也矩方也衡平也鄧展曰

佩帶方平之行而蹈惡人跡以致於退也師古曰素初

貯厥震服兮何文肆而質應劭曰貯積也肆放也

遠莽乘龍之言也質難者恨世不用已而自沈也師古

曰震服謂屈江離與時芷紉秋蘭以為佩之類是也

音資 娥 娃 之 珍 鬢 兮 鬻 九 戎 而 索 賴 孟康曰：娥，間也。賴，得也。九戎，被髮鬢，雖珍好無所用也。師占曰：娥，娃，皆美女也。賴，利也。言屈原以高行仕楚，亦猶賈美女之歸。

豈 駕 鸞 之 能 捷 捷，應劭曰：蓬階，蓬萊之階。在鳳皇，翔於蓬階兮。

相 如 傳 騁 驂 駟 以 由 躋 兮 驢 驟 連 蹇 而 齶 也。其色如華而赤也。言便駿馬馳騁於屈中，則與驢騾齊足也。騁，音華。連，音力。展，反。躋，音古。驢，音古。驟，音古。連，音古。蹇，音古。齶，音古。

而 長 尾 擬 疑 也 榛 音 臻 又土臻反。欬音弋。後反。靈脩，既信椒蘭之

忽 焉 而 不 蚤 睹 服虔曰：靈脩，楚王也。蘇林曰：椒，蘭也。師古曰：蚤，古。睹，音古。

著 言 也 衿 芟 茄 之 綠 衣 兮 被 夫 容 之 朱 紫 著，音也。衿，音也。芟，音也。茄，音也。綠，音也。衣，音也。被，音也。夫，音也。容，音也。朱，音也。紫，音也。

棘 之 榛 榛 兮 媛 欬 擬 而 不 敢 下 師古曰：榛，棘也。媛，音也。欬，音也。擬，音也。而，音也。不，音也。敢，音也。下，音也。

靈 脩 既 信 椒 蘭 之 嗔 佞 兮 吾 纍 靈脩，楚王也。蘇林曰：椒，蘭也。師古曰：嗔，音也。佞，音也。兮，音也。吾，音也。纍，音也。

帶 也 芟 獲 也 師 古 曰 衿 音 其 禁 反 茄 亦 荷 字 也。見張揖古今字譜。被，音被。又音皮。義反。芳，酷烈而

莫 聞 兮 固 不 如 檠 而 幽 之 離 房 師古曰：檠，房也。離，音也。房，音也。

中 容 競 淖 約 兮 相 態 以 麗 佳 容，音也。競，音也。淖，音也。約，音也。兮，音也。相，音也。態，音也。以，音也。麗，音也。佳，音也。

也 相 態 以 麗 佳 言 競 為 佳 也。相，音也。態，音也。以，音也。麗，音也。佳，音也。言，音也。競，音也。為，音也。佳，音也。

之 蚤 眉 晉灼曰：離騷云：眾女嫉余之蚤眉也。蚤，音也。眉，音也。

屈 原 曰 舉 蚤 眉 令 眾 嫉 之 屈，音也。原，音也。曰，音也。舉，音也。蚤，音也。眉，音也。令，音也。眾，音也。嫉，音也。之，音也。

將 舉 亡 春 風 之 被 離 兮 孰 焉 知 龍 之 所 處 將，音也。舉，音也。亡，音也。春，音也。風，音也。之，音也。被，音也。離，音也。兮，音也。孰，音也。焉，音也。知，音也。龍，音也。之，音也。所，音也。處，音也。

士 須 明 君 而 後 進 國 無 道 則 愚 誰 知 其 所 士，音也。須，音也。明，音也。君，音也。而，音也。後，音也。進，音也。國，音也。無，音也。道，音也。則，音也。愚，音也。誰，音也。知，音也。其，音也。所，音也。

美 也 矣 待 也 龍 以 蒼 居 待 雲 為 美 以 議 盛 美，音也。也，音也。矣，音也。待，音也。龍，音也。以，音也。蒼，音也。居，音也。待，音也。雲，音也。為，音也。美，音也。以，音也。議，音也。盛，音也。

自 取 福 也 愍 吾 纍 之 眾 芬 兮 颺 燿 燿 之 芳 自，音也。取，音也。福，音也。也，音也。愍，音也。吾，音也。纍，音也。之，音也。眾，音也。芬，音也。兮，音也。颺，音也。燿，音也。燿，音也。之，音也。芳，音也。

疑 霜 兮 慶 天 頽 而 喪 榮 疑，音也。霜，音也。兮，音也。慶，音也。天，音也。頽，音也。而，音也。喪，音也。榮，音也。

嘉 靖 八 年 刊 嘉，音也。靖，音也。八，音也。年，音也。刊，音也。

也師古曰學厚光盛本香藥名橫江湘以

音零慶讀與羌同類古特字

于彼蒼梧馳江潭之汎溢兮將折東序重

江湘之南屈原飲沅質聖人陳已情要志

也走趣也重華舜名也往音于放反走音

音竹等中情之煩或恐恐重華之不蒙與

仲反等中情之煩或恐恐重華之不蒙與

全身資於事父以事君 陵陽侯之素波兮

見許 應劭曰陽侯古之諸侯也有罪自投

必獨見然 精瓊靡與秋菊兮將以延夫天

詩之也 自隕兮恐日薄於西山

糧兮予夕餐秋菊之落英又曰老冉冉其

其將暮師古曰此又讓屈原云瓊靡秋菊

自投相繼言行相反 解扶桑之總轡兮

今豈獨飛廉與雲師 應劭曰楚辭云鸞鳳為余先戒兮

飛廉風伯也雲師豐隆也鸞鳳後鳥也晉灼曰縱其轡

使之奔馳鸞鳳迅飛亦無所及非獨飛廉雲師言莊嚴

未具使君 卷薜芷與若惠兮臨湘淵而投之棍申椒與

不道也 菌桂兮赴江湖而漚之

雜申椒與菌桂皆以自喻德行芬芳也今何為自投江

湘而喪此芳乎棍大束也區漬也今漚麻也棍音下本

反漚音一溝反

又音一侯反

費椒稍以要神兮又勤索彼瓊茅

孟康曰椒

稍以椒香米餌也離騷云懷椒稍而要之晉灼曰離騷

云索瓊茅以筵筭師古曰索求也瓊茅靈草也筵筭折

竹所用卜也稍音所又音

違靈氛而不從兮反湛身於

思呂反筵音廷筭音專

違靈氛而不從兮反湛身於

順治十六年刊

前漢書卷之三十一

江臯

晉灼曰靈氛古之善占者離騷曰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師古曰既不從靈氛之占何

為費椒稭而勤瓊茅也湛諫曰沈江臯江水邊之游地也

而遂行

晉灼曰衣慕也離騷云說操築于傳巖兮武丁不信其所行自

徒恐鶉鴉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為不芳

師古曰離騷云鶉鴉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不芳推言終以自沈何惜芳草而憂鶉鴉也鶉鴉鳥一名買鏡一名子規一名杜鵑常以立夏鳴鳴則眾芳皆

歇鶉音大系反鶉音桂鶉字或作鶉亦音題鶉又音決

初曩棄彼處妃兮更思瑤臺之逸女

師古曰離騷云吾命豐隆

乘雲兮求處妃之所在又曰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此又譏其執心不定也處妃古神女有娥女

杼雄鳩以作媒兮何百離而曾不壹耦

師古曰離騷云吾令鳩為媒兮鳩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故云百離不二耦也杼使也耦合也杼音

猶惡其佻巧故云百離不二耦也杼使也耦合也杼音

乘雲蜺之濔旒兮望

昆侖以穆流覽四荒而顧懷

兮奚必云女彼高丘

蘇林曰離騷云登閼風而望高丘之無女女以

風在昆侖山上故云望昆侖也旒旒雲蜺之旒旒周

漚也女仕也何必娶仕於

幽蘭兮焉駕八龍之委蛇

晉灼曰離騷云駕八龍之委蛇

言既無鸞車則不得云駕八臨江瀕而掩涕兮何有九

招與光歌

晉灼曰離騷云以舞韶師古曰此又其其哀樂不相副也

夫聖賢之不遭兮固時命之所有雖增欷以於邑

兮吾恐靈寤之不繫改

師古曰離騷云增欷欷余鬱邑

自吉聖哲皆有不得屈原雖自歎於邑而楚王終不攻

嘉靖九年

卷之五十一

六

昔仲尼之去魯也斐斐遲遲而周邁師古曰斐斐往來貌也音芳非

反終回復於舊者乎何必湘淵與濤瀨師古曰言孔子去其本邦遲遲

而赴江湘也濤大波也瀨急流也濤音大高反濤漁父

之舖歎兮潔冰浴之振衣師古曰漁父云何不潔其衣

肯從之乃云新沐者必振衣也弃由聃之所珍兮蹠彭咸之所

遺師古曰由齊山北時老聃也二人守道不為時俗所

高蹈而遵彭咸遺蹟躡也音之亦反孝成帝時客有

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

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師古曰承明殿在未央宮正月從上甘泉

還奏甘泉賦以風師古曰風其辭曰惟漢十世將郊上

玄定泰畤雍神休尊明號音灼曰雍祐也休美也言見

錫美拓迹開統應劭曰卹憂也胤續也錫與也美饒也

日協靈辰師古曰歷選吉星陳而天行師古曰如星之

詔招搖與泰陰兮伏鉤陳使當兵張晏曰禮記云招搖

屬堪輿以壁壘兮梢夔魑而扶獮

狂張晏曰堪輿天地總名也孟康曰堪輿神名造圖宅

屬委也以壁壘委之梢擊也扶笞也梢音山交反魑音

丑乙反獮音揆聿反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鞞而軍裝

虛屬音之欲反扶音

順治十六年刊

順治十六年刊

師古曰自招搖至獮狂凡八神也殷麟盛貌也軍裝為軍戎之飾裝也麟音來忍反

于將而乘玉戚兮飛蒙茸而走陸梁張晏曰玉戚以玉為戚秘也晉灼曰

飛者蒙茸而亂走者陸梁而跳也師古曰茸音人蒙反秘柄也音祕齊總總搏搏其相膠

葛兮焱駭雲訊奮以方攘晉灼曰方攘半散也師古曰總總搏搏聚貌也膠葛猶言

膠加也訊亦奮訊也搏音子駢羅列布鱗以雜沓兮柴

本反訊音信攘音人羊反駢羅列布鱗以雜沓兮柴

虎參差魚頡而鳥晰師古曰柴虎參差不齊貌也頡晰初林反頡音胡結翕赫智霍霧集蒙合兮半散照爛粲

反晰音胡剛反翕赫智霍開合之貌也霧地氣發也蒙

以成章師古曰翕赫智霍開合之貌也霧地氣發也蒙天氣下也如霧之集如蒙之合也半散照爛言

其分布而光明於是乘輿迺登夫鳳凰兮翳華之師古曰鳳也名讀與忽同駟蒼螭兮六素蚪師古曰四六駟者車以鳳凰為飾也駟蒼螭今六素蚪駕數也言或

四或六也螭似龍一名地螭蚪即龍之無角者雙略蕤綬瀼序慘纒帥余陰閉雲

然陽關晉灼曰帥聚也雲散也師古曰騰清霄而軼浮景

兮夫何旗旒邳偃之旖旎也師古曰騰升也霄日旁氣也軼過也畫鳥隼曰旗龜

以電燭兮咸翠蓋而鸞旗師古曰如星之流如敦萬騎

於中營兮方玉車之千乘師古曰敦讀曰屯屯聚也方並也聲駢隱以

陸離兮輕先疾雷而馭遺風師古曰馭然疾意也駢音普萌反馭音先合反陵

高衍之崿嶮兮超紆譎之清澄孟康曰衍無厓岸也紆譎曲折也李奇曰崿音

躡嶮音竦如淳曰崿嶮上下衆

多貌師古曰衍即所謂墳衍也登椽樂而犴天門兮馳

音竦如淳曰崿嶮上下衆多貌師古曰衍即所謂墳衍也登椽樂而犴天門兮馳

閶闔而入凌兢服虔曰椽樂甘泉南山也李奇曰狝音

寒涼戰東之處也是時未轅夫甘泉也迺望通天之繹繹

師古曰轅與臻同轅至也通天臺也繹繹相連貌下陰潛以

慘廩兮上洪紛而相錯師古曰慘廩亦寒涼之意也洪

本字又音直嶢嶢以造天兮厥高慶而不可虘疆度師

來感反曰嶢嶢高貌造至也慶發語辭也疆境也度量也言此

臺至天其高不可究竟而量度也嶢音堯造音千到反

慶讀曰羌度平原唐其壇曼兮列新雉於林薄鄧展曰

音大各反服虔曰新雉香草也雉夷聲相近師古曰言平原之道

壇曼然廣大又列樹辛夷於林薄之間也草藜生曰薄

新雉即辛夷耳為樹甚大非香草也其木枝攢并閭與

葉皆芳一名新矧壇音徒且反曼音莫且反

芟苦兮紛被麗其亡鄂如漢曰并閭其葉隨時政政平

則平政不平則傾也師古曰如

氏所說自是平慮耳此并閭謂後樹也芟苦草名曰鄂

根也芟音步未反苦音括彼音皮義反麗讀如本字彼

麗又音波離崇丘陵之駮駮兮深溝欽巖而為谷蘇林曰駮

師古曰駮駮高大狀也欽迤迤離宮殿以相燭兮封巒

巖深險貌也欽音口銜反石關施靡序延屬應劭曰言秦離官三百武帝復往往

往之處則有之般連貌也燭照也封巒石關皆官名也

施靡相及貌屬連也般音盤施音弋爾反屬音之欲反

於是大夏雲譎波詭摧摧而成觀孟康曰言夏屋變巧

詭也推摧林木之崇積貌也晉灼曰摧音輕水反師仰

古曰摧音子永反觀謂形也音工喚反輕音丑成反

擣首以高視今日冥眴而亡見師古曰擣舉也冥眴視

從手冥音莫見以正瀏濫以弘恂兮指東西之漫漫服

眴音州縣之縣徒回回以徨徨兮魂固

日恂音敞師古曰瀏濫猶汎濫

弘恂高大也漫漫長也瀏音劉

徒回回以徨徨兮魂固

服

虔

服

虔

虔

虔

虔

虔

眇眇而昏亂

師古曰言駭其深博據軫軒而周流兮忽軼軼而亡

垠

師古曰軫軒謂前軒之軫也軾者軒間小木也字與橋同周流周視也軼軼遠相映也軾音零軼音烏朗

反軾音

翠玉樹之青葱兮壁馬犀之隣瑠

應劭曰隣音鄰音灼曰瑠音

於黠反音音幽師古曰玉樹者武帝所作集眾寶為之用供神也非謂自然生之而左思不曉其意以為非本土所出蓋

失之矣馬犀者馬腦及犀角也

金人佗佗其承鍾虞兮

嵌巖巖其龍鱗

師古曰佗佗勇健狀嵌開張貌言其鱗甲開張若真龍之形也佗音魚乙反又

音其乙反嵌音火敢反

揚光曜之燎燭兮乘景炎之炘炘

師古曰炘炘光

盛瞻也炎音弋

配帝居之縣圃兮象泰壹之威神

服虔曰曾

城縣圃闔風昆侖之山

洪臺掘其獨出兮擻北極之嶸

三重也天帝神在其上嶸應劭曰掘特見也擻至也晉灼曰嶸嶸概擻也師古曰言高臺特出乃至北極其狀竦峭嶸嶸然也掘音

其勿反擻音竹指反

列宿乃施於上榮兮日月纒經於

棟

服虔曰棟中央也振屋樞也師古曰施延也榮屋

安施音之耳讀如本字

雷鬱律而巖突兮電倏忽於牆

藩師古曰藩律雷聲也倏忽電光也藩藩籬也

鬼魅不能自還兮半長途而

下顛師古曰言屋之高深華鬼魅亦不能至其極而反

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淺濛而撒天

音灼曰飛梁浮道之橋也

孔丘師古曰撒猶拂也濛音莫

左欖槍而右玄冥兮前

燦闕而後應門

晉灼曰大人賦攬槍槍以為旌又曰左

赤色之闕南方之帝曰赤燦忽應門正

陰西海與幽都

兮涌醴洎以生川

如淳曰言醴之高迺幽都幽都此方

絕遠之地也通醴醴泉涌蛟龍連蜷於東崖兮白虎敦

出沮沮然也相音干筆反國虛良侖師古曰連蜷卷曲貌敦圍盛怒也言其

流於高光兮溶方皇於西清服虔曰高光官名也前殿崔嵬兮和氏瓏玲孟康

息也方皇彷彿也西清西箱清潤之處也容音容

和氏璧為梁璧帶也其聲玲瓏也師古曰崔嵬高貌瓏玲晉

帶合璧田璧瓏玲明見貌也師古曰崔嵬高貌瓏玲晉

流是也崔音才回反魏音五回反瓏音瓏玲音零

扶傾師古曰旋與抗同抗中下也據屋椽也言舉立浮柱

也詩蘭闥其廖廓兮似紫宮之崢嶸閭閻空虛也

音也紫宮天帝之宮也崢嶸深窅也閭閻空虛也

何兮岷嶂岷音慕音其

乘雲閣而上下兮紛蒙籠以

朱之流離兮颺翠氣之宛延師古曰言宮宇曠大襲琤

至與傾宮兮若登高眇遠肅虜臨淵服虔曰襲繼也桀

當以此微讀也應劭曰登高遠望

椒而鬱移楊師古曰回森回風也肆其碣駭兮被桂

言回風放起過動衆樹則桂椒披散

而移楊鬱聚也碣音徒浪反移音移香芬弗以窮隆兮

擊薄櫨而將榮師古曰言桂椒香氣乃擊薄蕪呖臍以

棍根兮聲駢隱而歷鍾師古曰又言風之動樹聲響振

上之鍾也根猶株也蕪讀與響同呖音丑乙

反臍音許乙反根音下本反駢音普耕反

颺金鋪兮發蘭蕙與穹窮李奇曰鋪門首也師古曰言

錢紐回旋入惟弼張其拂汨兮稍暗暗而靚深蘇林曰

宮發奮泉芳惟弼張其拂汨兮稍暗暗而靚深淵音石

墮井弼尔之弼張其拂汨兮稍暗暗而靚深蘇林曰

古曰拂汨亦風動貌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

反拂音音密反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

于密反暗音烏感反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

調琴張晏曰聲細不過羽穆然相和也般倕弃其剗剗

師古曰夔舜典樂也牙伯牙也般倕弃其剗剗

今王爾投其鈎繩應劭曰剗曲刃也剗曲鑿也師古曰

也見淮南子言土木之功窮極巧麗故令般倕之徒弃

其常法也般讀與班同倕音垂剗音居尔反剗音居衛

反雖方征僑與倕佺兮猶仿佛其若夢晉灼曰方常也

之高峻雖使仙人常行其上恐遠不識其形觀猶仿佛

若夢也師古曰方謂並行也征僑姓征名伯僑仙人也

倕佺亦仙人名倕音渥佺音銓仿佛即於是事變物化

緊難字也此郊祀志作正字其音同於是事變物化

目駭且回師古曰言蓋天子穆然珍臺間館堦題玉英

蠓蚘蠖濩之中應劭曰蠓頭也豫椽之頭皆以玉飾言

之形師古曰穆然天子之容也蠓蚘蠖濩言春中

廣也問讀曰濩音一究反蚘音下竟反蠖音烏郭反

前漢傳五十七

十一

惟弼張其拂汨兮稍暗暗而靚深蘇林曰

淵音石惟弼張其拂汨兮稍暗暗而靚深蘇林曰

墮井弼尔之弼張其拂汨兮稍暗暗而靚深蘇林曰

古曰拂汨亦風動貌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

反拂音音密反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

于密反暗音烏感反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

調琴張晏曰聲細不過羽穆然相和也般倕弃其剗剗

師古曰夔舜典樂也牙伯牙也般倕弃其剗剗

今王爾投其鈎繩應劭曰剗曲刃也剗曲鑿也師古曰

也見淮南子言土木之功窮極巧麗故令般倕之徒弃

其常法也般讀與班同倕音垂剗音居尔反剗音居衛

反雖方征僑與倕佺兮猶仿佛其若夢晉灼曰方常也

之高峻雖使仙人常行其上恐遠不識其形觀猶仿佛

若夢也師古曰方謂並行也征僑姓征名伯僑仙人也

倕佺亦仙人名倕音渥佺音銓仿佛即於是事變物化

緊難字也此郊祀志作正字其音同於是事變物化

目駭且回師古曰言蓋天子穆然珍臺間館堦題玉英

蠓蚘蠖濩之中應劭曰蠓頭也豫椽之頭皆以玉飾言

之形師古曰穆然天子之容也蠓蚘蠖濩言春中

廣也問讀曰濩音一究反蚘音下竟反蠖音烏郭反

蘇林曰

淵音石

蘇林曰

英也謂謂日言其齊戒自新處飲食皆芳繁集虛禮神

之園登乎頌祿之堂師古曰頌歌也登建光耀之長楹

兮昭華襲之威威服虔曰昭明明也華覆華蓋也師古曰

所交反尾旛音反攀奕璣而下視兮行遊目虜三危陳衆車於東

阮兮肆玉鉞而下馳龍淵而還九垓兮窺地底而上

回張晏曰三危山名也晉灼曰鉞車轄也九垓九垓也

於也阮大阜也讀與同風從從而扶轄兮鸞鳳紛其

御音大又音弟還讀曰御風從從而扶轄兮鸞鳳紛其

梁弱水之滌滌兮躡不周之遠蛇服虔曰昆侖之東有

師古曰濕滌小水之白九不周山名遠蛇亦言不羈想西

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玉女而御處妃師古曰西王母

所見者也玉女處妃皆神女也處讀曰伏玉女無所眺其清虛兮處妃曾不

得施其蜚服虔曰盧方擊道德之精剛兮侔神明與

之為資晉灼曰等天地之付量也師於是欽崇宗祈燎

熏皇天師古曰欽敬也崇積崇招繇泰壹舉洪頤樹靈

旗張晏曰招搖泰壹皆神名也服虔曰洪頤旗名也李

以指所伐之國也見郊祀志樵蒸焜上配藜四施張晏曰配藜披離

也蒸麻幹也焜同也言以樵及東燭倉海西燿流沙北

曠幽都南煬丹厓服虔曰丹厓丹水之厓也師古曰曠

表也煬音玄瓚觥膠秬鬯泔淡服虔曰以玄玉飾之故

升口徑八寸以圭為柄用灌鬯郤繆其貌也應劭曰泔淡蒲也師古曰鮒音蚌繆音力幽反泔音胡感反淡音大敢
舂嚮豐融懿懿芬芬
師古曰言秬也
炎感黃龍弓燦

訛碩麟
師古曰言光炎燦盛感神物也
選巫咸弓叫帝

闢開天庭弓延羣神
師古曰巫咸古神巫之名
儼昭

藹弓降清壇瑞穰穰弓委如山
張晏曰儼贊也師古曰暗藹神之形影也穰穰

多也委積也
於是事畢功弘回車而歸度三巒弓偃棠

黎
師古曰三巒卽封巒觀名也棠黎宮名偃讀曰憇
天閼決弓地垠開八荒協

弓萬國諧
師古曰天閼天門之閼也決亦開也
登長平弓雷

鼓磕天聲起弓勇士厲
師古曰長平涇水上坂名也磕擊鼓聲也天聲聲至天地聲字

或作嚴言擊嚴鼓也厲奮也
雲飛揚弓雨滂沛子胥德弓麗萬世
師古

曰于曰也胥皆也麗美也沛音普大反
亂曰
師古曰亂者理也
崇崇園丘

隆隱天兮
師古曰言其高
登降崩施卑墀垣兮
師古曰崩墀上

也墀垣
圓貌也崩音力介反
宮嶶差駢嗟峨兮
師古

重也嶶
音步千反
駢並也嶶
音初林
嶶嶶嶶嶶响洞亡厓

兮
師古曰嶶嶶深貌嶶响即級貌
上天之緯杳旭卉

兮
師古曰緯事也杳高遠也
聖皇穆穆信厥對兮
李奇

配也
能與天地相配也
信真也
俛抵郊檀神所依兮

師古曰言以
儼
儼
俛
儼
招搖靈寢
寢
寢
寢
寢
寢

寢
寢
寢
寢
寢
寢
寢
寢
寢
寢
寢
寢

兮子子孫孫長亡極兮甘泉本因秦離宮既奢泰
師古

兮
師古

秦之游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宮外近則洪崖

皇儲宵弩法遠則右關封巒枝鵲露寒棠梨師得遊

屈竒瑰偉師古曰棠梨宮在甘泉苑垣外師得宮在

非木摩而不彫牆塗而不畫周宣所考般庚所遷夏

宮室唐虞採椽三等之制也師古曰小雅師干之詩序

般庚殷王名也遷謂遷都亳也唐虞謂堯舜也採柞木

也三等土階三等言不過也採音采又音萊其字從木

且其為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諫則非時欲默則不能

已故遂推而隆之迺上比於帝室紫宮師古曰帝若曰

此非人力之所為黨鬼神可也又是時趙昭儀方大幸

每上甘泉常法從師古曰法從者以言法當從在屬車

間豹尾中服虔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

中故雄聊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

逆釐三神師古曰參三也麗偶也又言屏玉女卻處妃以徵戒齊

肅之事賦成奏之天子與焉其三月將祭后土上迺帥

羣臣橫大河湊汾陰師古曰橫橫度也既祭行遊介山回

安邑師古曰介山在分陰東北回謂統過顧龍門覽鹽池師古曰龍門山

縣北鹽池在今登歷觀師古曰歷山上有觀也陟西岳

以望八荒迹般周之遺師古曰般周之遺思唐虞之風師古曰陟

華山之上高峻故言以望八荒然都河內師古曰

都平陽舜都蒲阪皆可想見故云述般周之墟思唐虞

之風也虛讀曰墟雄以為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園師古曰

讀曰墟

先代遺迹思欲齊其德故稱還上河東賦以勸其辭

勸令自興至治以獻帝皇之風年也祭地曰伊是也謂是河甘泉之

曰伊年暮春春瘳后土師古曰伊是也謂是河甘泉之

禮靈祗謁汾陰于東郊師古曰東郊也因茲以

勤崇垂鴻發祥隕祉若神明者盛哉鑿乎越不可載

已師古曰勤崇垂鴻勳崇名而垂為業也廣降也言發祥降

福敬順神明其於是命羣臣齊法服整靈輿迺撫羣

鳳之駕六先景之乘師古曰翠鳳之駕天子所乘車為

連疾常在掉犇星之流旃彊天狼之威弧晉灼曰有狼

張也音鑲張耀日之玄旄揚左轟被雲梢張晏曰雲梢

以雲為旛也被音反奮雷鞭駭雷輜師古曰輜

南子云電以為雷以鳴洪鍾建五旗師古曰洪大

云天子左右五鍾天子將出則撞黃鍾之鍾左五鍾

建五旗蓋謂五色之旗也以義和司日頽倫奉輿

古善御者也風發騰拂神騰鬼趨師古曰騰回風也趨

音才笑反又千乘寔亂萬騎屈橋師古曰寔亂言如雷

橋壯捷息屈音其地天地稠敷動搖貌師古

曰嘻嘻加旭自得之貌音許皦立跳巒涓躍涇

其反稠音徒明反音五到反皦立跳巒涓躍涇

之盛至於涓涓涓言車騎之威旬隱秦神下

診蘇林曰秦文公時庭中有怪化為牛走到南山梓樹

診中伐梓樹後化入豐水文公惡之故作其象以厭焉

診今之草頭是也故曰秦神服虔曰診河岸之坻也晉灼

也其音之亦反抵音直尸反也

靈巨靈也華華山也袁袁山也掌據之足踏之也

試亦反服虔曰跖音石龜反師古曰夔跖驚動之貌

音夔賜一音並通爪古掌字凡言此者以通騎之

衆羽旄之盛故秦神河靈莫不恐懼而自放也

陰宮穆穆肅肅踴踴如也

節也導音靈祗既鄉五位時叙

千句反也靈祗既鄉五位時叙

緇玄黃將紹厥後

厚坤文言曰玄黃者天地之雜色也

於是靈輿安步周流容與

覽虛介山嗟文公而愨推兮

故勤勞也灑沈蓄於豁濱兮

播九河於東瀕

耕歷山瞰帝唐之嵩高兮

瞰隆周之大寧

行旼改下與彭城

平

乘翠龍而超河兮

陟西岳之

請無試耐新樂焉西岳即華山也雲霧集而水

迎兮澤溱澼而下降師古曰濤古濤字雲霧集而水

音通音友音鳥孔反此風伯於南北兮呵雨師於西

東師古曰言參天地而獨立兮廓盪盪其亡師古曰

二儀王者大位與之合德故曰師古曰遵逝虜歸來

以函夏之大漢兮彼曾何足與比功服虔曰函夏也

建乾坤之貞兆兮將悉總之以羣師古曰

麗鉤芒與驂蓐收兮服玄冥及祝融師古曰

式道兮奮六經以據頌師古曰敦勉也式表也六經謂

兮過清廟之讎讎師古曰周頌清廟之詩云於穆清廟

高蹤師古曰軌亦既發軔於平盈兮誰謂路遠而不能

從服虔曰無高下也其十二月羽獲

林麓數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厨而已師古曰

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

也充當也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

士負羽雄從以為昔在二帝三王官館臺榭沼池苑囿

也充當也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

士負羽雄從以為昔在二帝三王官館臺榭沼池苑囿

也充當也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

士負羽雄從以為昔在二帝三王官館臺榭沼池苑囿

也充當也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

唐應劭曰爾雅南鳳凰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

園臣名也任以爲虞虞主山澤之官成湯好田而天下用

足也上山也下平地也尚小齊宣王園四十里民以爲

大裕民之與奪民也師古曰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

鼎胡御宿昆吾晉灼曰鼎胡宮也黃圃以爲在蓋圃

甯在甯在甯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師古曰旁北繞黃山

瀕渭而東師古曰瀕音頻又音賓周袤數百里師古曰袤

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章鳳閣神明馭娑師古曰馭名

反發音漸臺秦液師古曰漸臺在秦液池中象海水周

流方丈瀛洲蓬萊服虔曰海中三游觀侈靡窮妙極麗

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

待禁禦所營師古曰營謂圍守也尚泰奢麗誇詡師古曰詡

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師古曰三驅古射獵之等也

庖也○宋祁曰一說三驅者三面驅之闕又恐後世復

修前好不折中呂泉臺服虔曰魯莊公築泉臺非禮也

之而毀之勿居而已今揚雄以宮觀之盛故聊因校獵

賦以風師古曰校獵謂圍守禽其辭曰或稱戲農豈或

帝王之彌文哉師古曰設以人云言儉質者皆舉伏戲

又歸乎故論者答之於下也論者雄白謂也彌猶

稽稽也諸家之釋皆不當意徒爲煩雜故無所取論者

皇清八年

云不吝亦並時而得宜矣必同條而共貫師古曰所尚

則泰山之封鳥得七十而有二儀孟康曰言封禪各異也師古曰若不如是

於何得也師古曰爽差也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五三孰

知其是非師古曰爽差也誰非言文質政教各不同也

作頌曰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既與地虜侔齊桓曾不足使扶轂

天庫比崇師古曰頌漢德也玄宮言清靜也皆與贊同

楚巖未足以為懸乘陞三王之院薜嶠高舉而大興師古曰薜亦僻字也嶠舉

步貌也音去昭反歷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閔

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師古曰北方色黑故曰萬物權

與於內徂落於外師古曰徂始也

帝將惟田于靈之囿師古曰靈囿有靈德之苑也

開北垠受不周之制孟康曰西北為不周風謂冬以終

始顛頊玄冥之統師古曰顛頊玄冥皆迺詔虞人典澤

東延昆鄰西馳閭闔張晏曰東至昆明池邊也閭闔門名也

音吐郎反又儲積共侍戍卒夾道師古曰共讀曰斬叢棘

夷野草師古曰夷平也禦自汧渭經營師古曰禦禁也

以東師古曰以東也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師古曰出入日月

與地杳師古曰杳杳也爾迺虎路三變以為司師古曰迺

者非以杳杳為杳師古曰杳杳也爾迺虎路三變以為司師古曰迺

嘉靖八年刊

百里而為殿門晉灼曰路音若殿度曰以竹虎落此山

師古曰若落也以繩周繞之也三外則正南極海邪界

虞淵應劭曰虞鴻濛沆茫碣以崇山廣大貌鴻濛沆茫

貌鴻音胡濛反孔反濛音莫孔反濛音胡濛反孔反濛音莫孔反濛音胡濛反

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張晏曰先置供其於

蒙盾負羽杖鑊邪而羅者以萬計師古曰黃蓋也音

也鑊邪大戟也羅列遮禽其餘荷垂天之畢張竟槿之

畢田罔也畢音莫邪音弋奢反其餘荷垂天之畢張竟槿之

畢田罔也畢音莫邪音弋奢反其餘荷垂天之畢張竟槿之

羅浩如濟水之波師古曰天星之羅言布淫淫與與前

後要遮師古曰淫淫與與往來貌欃槍為闡明月為候孟康曰闡闡

女垣也欃或司今天弧發射張晏曰欃或法使司不鮮

扁陸離駢行必路師古曰鮮扁輕疾貌駢行言其並

音步千反必音頻微軍輕武鴻網繞獵師古曰微車有

胡孔反網音徒孔反網音徒孔反網音徒孔反網音徒孔反

冥極遠者相與迺度高原之上師古曰殷軫盛也其羽

騎營營分殊事蘇林曰明也師古曰營營周旋貌

續紛往來輻輳不絕若光若滅者布庫青林之下孟康

續紛往來輻輳不絕若光若滅者布庫青林之下孟康

以陽晶始出庫玄宮師古曰陽朝日出之後撞鴻鍾建

九旒六白虎載靈輿靈輿尤並轂蒙公先驅服虔曰蒙立

歷天之旂曳指星之旃師古曰歷經也指猶拂也歷天

辟歷列缺吐火施鞭應劭曰辟歷雷也列缺天隙電照

及乘其疾華從允浴沐離原落戲八鎮而開園應劭曰

方四隅為八鎮如淳曰不言九者一鎮在中天子履之

故也師古曰戲讀曰麾等指麾八鎮使之開闢也從音

先勇反又音飛廉雲師吸鼻肅率鱗羅布列橫以龍翰

師古曰吸鼻開張也肅率聚歛也言布列則如魚鱗之

羅攢聚則如龍之豪翰也言許異反肅音肅翰合韻音

韓秋秋踰踰入西園切神光謂切神光者言車之衆飾

相切靡而光起有若浮平林徑竹林也晉灼曰平樂館名

神也踰音千羊反

踪蕙圃踐蘭唐師古曰蕙圃蕙草之圃也舉彖列火

者施披師古曰轡者御人執轡也方馳千駟校騎萬師師古曰方

校騎騎而為部校者也虓虎之陳從橫膠輅焱泣雷厲驥駉駘蓋

服虔曰虓音哮鄧展曰泣音粒師古曰虓虎之陳謂勇

士奮怒狀如猛獸而為行陳也焱泣風疾貌也驥駉駘

人反駉音普萌反駉音力莖反驥音葛驥音匹洶洶旭

旭天動地吸蘇林曰吸音吸吸動搖之吸羨漫半散蕭

條數千萬里外師古曰羨反若夫壯士忼慨殊鄉別趣師

日鄉讀日鄉讀東西南北騁者奔欲師古曰言隨其所欲而各

前漢傳五十七上

三

嘉靖八年刊

前漢傳五十七上

三

新也。徒獸名也。解在司騰空虛。此連卷。張晏曰：連卷之
馬相如傳。斯音劍。略反。騰空虛。此連卷。木也。師古曰：連
即距字也。踔天蟠。疾澗門。師古曰：踔走也。天蟠亦木枝
卷音拳。音徒。鈞反。蟠音。莫莫紛紛。山谷為之風。森林叢為之生
塵。師古曰：莫莫塵埃。及至獲夷之徒。蹶松栢掌疾。黎虞
曰：獲夷能獲夷。伏者也。獵蒙龍麟。輕飛。師古曰：蒙龍草
師古曰：掌以掌擊也。獵蒙龍麟。輕飛。木所蒙蔽處也。
謂踐履之。鈞赤豹。控象犀。師古曰：控。虎之類也。師古曰：履
也。脩長也。鈞赤豹。控象犀。師古曰：控。虎之類也。師古曰：履
有。踔渡也。密阮並解於上。唐破。破之。車騎雲會。登降閣
藹泰華為旒。熊耳為綴。師古曰：旒。旌旗之旒。木什山還
漫若天外。山如淳曰：逐音旋。言儲與庫大溥。聊浪乎字內

服虔曰：儲與相羊也。溥水崖也。師古曰：於是天清日晏
聊浪言遊放也。與音餘。溥音普。浪音琅。於是天清日晏
師古曰：晏無雲也。逢蒙列皆羿氏控弦。師古曰：逢蒙及羿皆古
皇車幽輶。光純天地。李奇曰：純緣也。師古曰：幽輶車。望
舒彌轡。師古曰：望舒月御也。彌斂也。言天子之車。翼乎
徐至於上蘭。晉灼曰：上蘭。觀在上林中。移圍徙陳。浸淫蹇部。師古曰
部。校也。言稍聚逼而重蹇音于欲反。曲隊堅重各案行伍。師古曰：隊亦部
徒內反。行壁壘。天旋神扶。電擊。師古曰：言所扶擊如鬼
音胡郎反。逢之則碎。近之則破。鳥不及飛。獸不得過。軍驚師駭。刮
野掃地。師古曰：言殺獲皆盡無。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
皇。師古曰：罕車。飛揚。武騎。聿。師古曰：鳴陽。費費
之車也。聿。皇疾貌。蹈飛豹。縮。鳴陽。師古曰：鳴陽。費費
也。人面黑身有毛。

反踵見人則笑唇蔽其目絹音工
犬反鳴音工聊反費音扶味反
追天寶出一方應劭曰天

寶陳寶也晉灼曰
天寶雞頭而人身
應駢聲擊流光壁盡山窮囊括其雌

雄如淳曰陳寶神來下時駢然有聲又有光精也應劭
曰下時窮極山川天地之間然後得其雌雄也師古

曰雄在陳倉雌在南陽也故
沈沈容容遙噓虜紕中師古

云野盡山窮也駢音普萌反
沈沈容容遙噓虜紕中師古

曰口內之上下名為噓言禽獸奔走倦極皆遙張噓
吐舌於紕罔之中也師古曰噓音其略反紕古紕字三

軍芒然窮穴闕與孟康曰穴行也闕止也言三軍之盛
窮闕禽獸使不得逸漏也晉灼曰闕

與容貌也師古曰闕與容暇之貌也芒
直觀夫票禽之

音莫郎反穴音滯闕音於庶反與音豫
直觀夫票禽之

繼踰犀兕之抵觸熊羆之挈攫虎豹之凌遽師古曰賣
讀曰但票

禽輕疾之禽也繼與踰同繼度也踰與踰同挈牽引也
攫擣持之也凌戰栗也遽惶也票音頻妙反繼音弋制

反觸合韻音昌樹反挈音
徒角捨題注臧竦龍怖魂亡

女居反擣音鑊遠音詎
徒角捨題注臧竦龍怖魂亡

頭失解輻關脰師古曰徒亦但也捨猶刺也題額也脰
頸也言眾獸迫急以角捨地以領注地

或自解車輻關頸而死也捨音
妄發期中進退履獲師古

千羊反臧音子育反脰音豆
妄發期中進退履獲師古

曰言矢雖妄發而必有
創淫輪夷丘累陵聚師古曰淫

中進則履之退則獲之
創淫輪夷丘累陵聚師古曰淫

也言創過大血流乎於車
於是禽殫中衰師古曰殫盡

輪也丘累陵聚言其積多
於是禽殫中衰師古曰殫盡

音竹
仲反相與集於靖寘之館晉灼曰靖寘
深閑之館以臨珍池灌以

岐梁溢以江河晉灼曰梁梁山也服虔
曰珍池山下之流也東瞰目盡西陽

亡厓師古曰瞰視也目盡極
望也無厓言廣遠也隨珠和氏焯爍其陂師古

古灼字也焯爍光
玉石馨峯眩耀青熒師古曰玉石石

貌爍音式藥反
玉石馨峯眩耀青熒師古曰玉石石

峯高銳貌青熒言其色青而有光
漢女水潛怪物暗冥

不可殫形應劭曰漢女鄭交甫所逢二女弄大珠大如
荆雞子師古曰不可殫形不能盡其形貌之

狀玄鸞孔雀翡翠垂榮師古曰言其毛羽有光華王睢關關鴻鴈嚶

嚶師古曰王睢睢鳩也關關和聲也嚶嚶相命聲也嚶音於行反羣娛虋其中噍噍昆

鳴師古曰娛戲也昆同也娛音許其反噍音子由反鳧鸞振鸞上下砰磕聲若

雷霆師古曰鳧水鳥即今之野鴨也鸞鳧屬也鸞白鳥也振者言振羽翼而飛也詩大雅曰鳧鸞在涇周

頌曰振鸞于飛三者皆水鳥也言其羣飛上下乃使文

身之技水格鱗蟲服虔曰文身越人也能入水取物凌堅冰犯嚴淵探

巖排碣薄索蛟螭師古曰巖言不可犯也巖水岸嶽巖之處也碣曲岸也薄迫也索搜求也

躡躡躡音鉅依反躡躡躡據也躡音賓師古曰躡躡音口銜反祛靈虯鄭氏曰祛音怯應劭曰虯大龜也雄

宅曷反又音祛虯音弋入洞穴出蒼梧晉灼曰洞穴禹穴也師古曰洞通也乘鉅

鱗騎京魚師古曰京大也或讀為鯨鯨大魚也浮彭蠡目有虞應劭曰彭蠡大澤

豫章師古曰目猶視也望也方樵夜光之流離剖明

虞謂舜陟方在江南言遙望也

月之珠胎師古曰珠在蛤中若懷姙然故謂之胎也樵音直作反其字從木鞭洛水之

處妃餉屈原與彭胥師古曰彭彭咸胥伍子胥皆水死者處讀曰伏於茲虋鴻

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師古曰俄俄陳舉之貌雜者言衣與裳皆雜色也脩唐

典匡雅頌揖讓於前師古曰匡正也昭光振燿蠻貊如神師古曰蠻

與嚮同習與忽同仁聲惠於北狄武義動於南鄰師古曰南方有金鄰之國

極遠也故云南鄰師古曰鄰邑也是以旃裘之王朝貉之長移珍來享抗

手稱臣如淳曰以物與人曰移師古曰貉東北夷也享獻也抗舉手也言其肅恭合掌而拜也貉音莫

百前入圍口後陳廬山孟康曰單于南庭山也羣公常伯楊朱墨

反前入圍口後陳廬山

崇禎七年刊

崇禎七年刊

翟之徒喟然稱曰

師古曰常伯侍中也解在谷永傳楊朱墨翟取古賢以為喻也崇哉

乎德雖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茲太古之觀東

嶽禪梁基舍此世也其誰與哉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方

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

如淳曰三靈日月星垂象之應也師古曰

流者言其和液于流

發黃龍之穴窺鳳凰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

雀之林奢雲夢侈孟諸

師古曰雲夢楚藪澤名也春秋昭公三年楚靈王與鄭伯田于

江南之夢孟諸宋藪澤名文公十年楚穆王欲伐宋非昭公導之以田孟諸言今皆以二者為奢侈而改也

章華是靈臺

師古曰言以楚靈王章華之臺為非而周文王靈臺之制為是也

罕徂離

輟觀游

師古曰罕希也徂往也輟止也

土事不飾木功不彫承民

農桑

師古曰承舉也

勸之以弗迫儕男女使莫違

師古曰儕耦也違謂

失婚姻時也儕音仕皆反

恐貧窮者不徧被洋溢之饒開禁苑散公

儲創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

師古曰虞與娛司

馳弋乎神明之

囿覽觀乎羣臣之有亡放雉菟收罝罟麋鹿芻蕘與百

姓共之

師古曰芻所以飲牛馬草薪

蓋所以臻茲也於是醇洪鬯之

德豐茂世之規

師古曰洪大也鬯與暢同暢通也

加勞三皇勗勤五帝

不亦至乎乃祗莊雍穆之徒

師古曰祗莊敬也雍穆和也

立君臣之

節崇賢聖之業未皇苑囿之麗游獵之靡也

師古曰因皇暇也

回軫還衡

師古曰軫輿後橫木也衡轅前橫木也

背阿房反未央

列傳五十七

前漢書八十七上

漢書卷之五十一 前漢書卷之五十一

漢書卷之五十一 前漢書卷之五十一

漢書卷之五十一 前漢書卷之五十一

漢書卷之五十一 前漢書卷之五十一

漢書卷之五十一 前漢書卷之五十一

漢書卷之五十一 前漢書卷之五十一



